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D57n9000

空谷集

明 釋景隆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尚直編
    - 序
    - 本文
  - 尚理編
    - 序
    - 本文
  - 天隱文集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空谷集卷上

尚直編序

太極既動一氣流行分陰與陽三才肇立謂其太古則邈兮曠兮未暇言之近可言者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炎帝教耕燧人取火黃帝宮室軒冕樂製咸池垂衣裳而天下大治民得遂其生焉唐虞以精一執中之道傳至大禹因神龜負文則之以成洛書而陳九疇商周率由舊章制禮作樂天下政化之道其大備矣周道將[褒-保+(共-八)]則有孔子出於魯國適周博問於老子已而之[木*已]之宋力探夏商之法皆不足徵是以從周之道刪詩書正禮樂教人以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關列莊周發弘老子無為自然之道密符三皇五帝無為之化戰國至秦法出事變不可勝計漢儒雖興文學而道學微[厶/天]是故佛法至中國教人為善持戒律身不肯減進至于明心見性克證本源之道人皆為善則減於刑法[厶/天]孔子嘗謂西方佛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乳-孚+(采-木+(扁-戶))]其有徵焉詩曰王猷[亠/(幺-厶+?)]塞徐方其来此之謂也三教聖人之道天地合德日月兼明大成小成各利其器有若一雨溥洊草木咸資是道也克輔帝王政治之化其至矣乎自漢至唐以及五季咸爾推之雖嘗變[厂@已]皆未[幾-(戈@人)+(弋@勹)]而復正之宋儒深入禪學以禪學性理著書立言欲歸功於自己所以反行排佛設此暗機令人不識也如是以佛法明擠暗用者無[其-八+(心-(白-日))]於晦菴也然大儒不受其瞞餘人甘受其縛聽其指呼從之以排佛嗚呼害乎至德可勝道哉余[車*(耳*く)]為之痛惜故著尚直編以警之直說而無紆故名尚直也[覽-一]者或從是省覺默而識之扳[囟/目]次之戈矛補冥中之陰德遂致天君泰和復其本然之性共沐皇上[虍-七+(一/火/目)]智深明一視同仁之道然則是編雖亦俚語庶有補於将来者矣。

正統五年五月既望中吳沙門空谷景隆序

尚直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太原王先生名中。字克平。謂余曰。中也聞諸先達曰佛是聖中之至聖。佛之教法大道之學也。不識晦菴先生之本意。何為而排之。乞師一言以為啟迪。曰。據直言之子則有所胥忌。逮欲無言又[古/幸]子問。但請力學。至於擴充之地。而無迫隘之量。然則彼之短長瞭然可見。何待發問而後知乎。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

山而小天下。豈不其然歟。今大儒之論道經邦老之歸根復命。佛之明心見性皆明道而弘善也。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漢牟子曰。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此之謂也。是故達人大觀。庶幾明道理。識言語。烏可死於一人半人之語乎。吾輩心宗之學。微用文義貫穿道理而已。子讀萬卷經書。始為通方達士。曰。非一朝而可造詣。吾師於理明切至當得相扣也。曰。然則為汝隱然指歸令汝自見。韓子未知佛法。所以排佛。及見大顛禪師後。深敬佛法。晦菴潛心佛學可謂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首-自+句]不排佛則後學多看佛書。凡看佛書則見其心病矣。由是密設墻壍閑住後學。令走不出。識不破也。

○曰。晦菴墻壍設在何[皮-(丨/又)+(王/匆)]。曰。指程子云。佛氏之言。比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令淫聲羙色而以遠之。大學中庸序文或問諸書註語。晦菴語錄。皆存此意。小學有世俗信浮圖誑誘荂語。文公家禮喪禮篇有云不作佛事。復指司馬溫公語註云。世俗信浮圖誑誘荂語。全是晦菴心之所之。不是溫公之語。如是用心。是其設墻壍也。所以皮[皮-(丨/又)+(王/胃)]之學者偏要排佛。讒讀数十卷書。心忿忿然。遽以排佛為急務。嗚呼。學至宏博。自然通泰。排佛之心。稍覺[輕-(巢-果)+(光-兀)]矣。學而至化。出彼墻壍之外。自知排佛之非追悔不及矣。當知三教之學。乃至琴碁書畫。百工伎藝。學而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機之妙。不然則在死殺法裏。蘧伯玉六十而化。始得[皮-(丨/又)+(王/匆)]心之要。學而至化卒難得也。

○曰。學而至化固難得也。且言墻壍誰舘出焉。曰。舘出者大儒也。未造此地者恬然受其瞞。莫之舘知爭舘出也。曰。曾有舘出者乎。曰有。簡而言之。若屏山李公。石塘胡公。樂軒陳公。希逸林公。西山真公。海粟馮公。松雪趙公。須溪劉公。德機范公。曼石揭公。邵菴虞公。仲弘楊公。大樸危公。天錫薩公。兼善達公。湣卿黃公。廉夫楊公。季迪高公。歐陽玄公。斯道烏公。仲舉張公。景濂宋公。[丶廾丶丶丶丶]舘戴公。伯溫周公。伯昂葉公。大章徐公。達善王公。君羽錢公。介山王公。性學李公。廣孝[女*(匕*(└@匕))]公。節菴高公。儀之王公。子啟曾公等是也。

○司馬溫公與元城劉先生曰。佛家言天堂地獄且夫實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設此。俾人易惡向善耳。且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溫公動容而服膺。自此敬佛。溫公手書一卷心經贈僧。復題其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骨*(求-丶)]以理自勝。且胷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耳(出西山讀書記。并溈道集。性學辯)已而元城曰。溫公老先生深知佛法(出元城語錄)所以資治通鑑未始排

佛。溫公著大同集觧。禪偈古文孝經肯觧潛虛。擬太玄等書。皆正直之辭。斷無排佛之語。文公家禮所註溫公之語。虛架而無根矣。濂溪二程是佛法中人豈肯排佛。溫公程子排佛之言顯是晦菴所造。栽於二家名下。以為自己排佛之本也。道餘錄。收二程子排佛二十八條。晦菴排佛二十一條。總是晦菴胷中所蘊。不是程子見識。程子苟存此見。豈舘著易傳耶。易傳辭理俱勝。不失東林總禪師。濂溪周元公口傳心受之意一模脫出。渾無睽舛未嘗有此僻隘之心。溫公程子不肯排佛。通鑑易傳良可徵也。晦菴非惟曲排佛法。抑亦曲指溫公程子損其名德也。曰程子排佛之語出於程子文集豈是晦菴所造。曰橫渠與濂溪同問道於東林總禪師。今来橫渠西銘正蒙二書。皆有排佛之語。二書皆是晦菴打點。并加註語。集為朱子成書。西銘正蒙排佛之語。未必出於橫渠之口。多出晦菴之筆。程子文集排佛之語同此籌也。橫渠與周子同問道於東林。性理群書等。又謂橫渠問易於程子。噫橫渠年雖少於周子。亦是同時人也。何不問易於周子却問易於程子。此或實事亦未可知。或是後人欲尊程子矯立此事亦未可知。已而凡著書者互引此事汎而說之。是以此事遍於群書。遂為實事。豈不見晦菴凡造語。要人信伏。便指為程子所說。嗚呼。證龜成鼈此之謂也。曰何由知為晦菴之語乎。曰言語若認不出何以知人乎。曰既謂知人濂溪何人也。曰履德君子也。故無昧佛之言耳。曰誠知人矣。夫溫公正人君子。二程子慎德君子。吾知三子不肯謗佛。如保曾參不殺人也。通鑑易傳誠為證據。

○曰晦菴非惟排佛抑亦排老。此復何如。曰其於老子之教。初無干涉。故不欲排老。若獨排佛則有譏議。故以二教同而排之。謂為排抵諸宗。扶樹儒宗而已。曾不知天生三教。推不向前。捺不向後。為世師範不可無也。如太空之有天地。非天地則無覆載也。曰或謂佛學為九流之墨家然否。曰甚矣子胡不知也。九流載於史記。漢[弋@正]帝時司馬相如之所述也。此時未有佛法。言墨家者墨翟也。墨以行事為教耳。佛以大道為教。統天地三教之極祖也。惜相如之不遇乎。遇則推尊而尚之。必有可觀者也。曰佛有兼愛近乎墨也。曰慈悲喜捨佛之德也。豈是溺情汩志之愛乎。慈悲之愛者德也。溺情之愛者私也。韓昌黎曰博愛之謂仁。此流於情而混淆也。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舘濟眾必也聖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孔孟非溺情汩志。亦非真妄混淆。故可與慈悲之愛相表裏。嗚呼。儒宗以綱常為先。明道兼之。釋宗以明道為先綱常兼之。眾人觀之似乎不同。達人觀之而實同也。夫既慈愛於眾。以及鳥獸昆蟲者。豈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脩道德不弘仁義乎。凡如是者未之有也。

○曰晦菴所惡虛無寂滅之教。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此說何如。曰虛無寂滅有權實二義。以權言之則虛無寂滅是空幻之語。

凡夫執有小乘執空中乘執不有不空。大乘當體即空不墮眾數。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不立一塵不捨一法。縱橫逆順法法全真。是故大覺世尊。為破凡夫之有故。乃曰此身虛幻。令心寂滅為破小乘之空故。乃責其陷於解脫深坑。令求出離。為破中乘之不有不空故。乃責其縛於幻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權方便之術也。以實言之則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動植飛潛而至萬法者也。佛教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至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為我授記。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禮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真空不空。初無少異。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令空其妄情也。夫天地人物以及萬[類-犬+(八/勹)]。皆一氣展縮初無間然。展而為陽。縮而為陰。陰極而陽。陽極而陰。靜為陰基。動為陽體。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靜即虛無寂滅也。靜極而動即虛無寂滅中出生萬有也。晦菴讀佛書。可只見得破凡夫方便語乎。可是不識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乎。可是不識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空寂滅之理乎。可是自欺其心特爾曲說疑誤後學乎。所以惡佛老為虛無寂滅之教也。其脫於大理。豈小小哉。

〇佛法自永平十年而来。明主名賢。莫不推尚為大道之學至於後世之下。晦菴惡之為虛無寂滅之教。且夫晦菴所惡。果當乎不當乎。晦菴識見。可逾東漢三国之人物否乎。可逾晉宋齊梁陳。南北朝之人物否乎。可逾隋唐五代之人物否乎。可逾盛宋遼金之人物否乎。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孔子曰。吾從眾未聞從於一己偏意也。偏意排佛者余不言其隘而未達也。亦不言其知言而未知道也。亦不言其才而未德也。亦不言其執滯而未圓也。亦不言其逢蒙之行也。亦不言其私而未公也。惟提大意。發覺人心。請自裁度悟之而已[厶/天]。曰。中也不敏。聞師之言。亦乃思過半矣。

〇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作史記。班固作西漢書。范曄作東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晉書。李延壽作南北史。魏徵作隋書。劉昫作唐書。司馬溫公。少微江公。皆作通鑑。鄭夾漈作通志。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揭傒斯作宋史。李燾作宋鑑。曾子野作史畧。宋景濂作元史皆以天地之心為心。是曰是。非曰非。不存私意。諸君史筆如秉龍泉太阿。殺人活人無偏無黨。佛法大道也。可尚不可排。苟或可排。則太宗諸子已排之矣。奚待後世擅其己意者曲排之也。若夫竊他人之德為自己之功。欲張自己之功故掩他人之德。此則逢蒙亦所不忍為也。况孔子而至宋子肯為之乎。是故春秋以逮元史。亘

古今窮萬世。敬之仰之。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昭明。豈有剽竊之弊逢蒙之行也。
○唐太宗薦志尚佛迨無加矣。玄奘法師沒世之日。高宗[(厂@((既-无)-日+口))*頁]左右曰。朕失国寶矣。輟朝三日。若謂二帝泥於佛法。然則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虞世南褚遂良李靖董常諸公何不力諫。盖為君聖臣賢。咸知佛法正大之道。其有補於政化。善利於人所以同遵尚也。凡造寺譯經所有記序。若非御製。則係房杜魏虞諸公所作。其文章之謹嚴。敬佛之誠薦。可謂至矣。玄宗肅宗代宗宣宗尚佛尤甚。代宗指南陽忠國師曰。國中無寶。此僧乃國寶也。宋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聖尚佛其尤甚焉。相國韓公琦。侍郎歐陽脩。張端明。祕書關彥長。章表民。員外郎陳舜俞等。未讀佛書。未知敬佛。逮乎明教嵩禪師并鐔津集一出。無不[歙-(人*人)+(烈-列)]衽迭稱讚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非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良史之筆。大公之道也。諸公自此敬佛。後有好佛之甚者。禮曰。雖有嘉殽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舛自反也。知困然後舛自彊也。豈不其然乎。自晉已来。謝安石才德之量。經綸之手。孰舛加焉。王羲之識量高古。才思逸群。孰舛加焉。陶淵明性情之正。去住之高。孰舛加焉。謝靈運風規瀟洒。文章之精。孰舛加焉。崔公群相天下。而天下賢之。孰舛加焉。衡陽龐蘊識見之高。道學之勝。孰舛加焉。裴[晉-(一/(厶*厶))+(亠/(口*口))]公樹大勳業。著於盛唐。孰舛加焉。顏魯公具大節義。文章書法。孰舛加焉。相國裴公休。文章之古。道學之至。孰舛加焉。二蘇子。黃山谷。儒學之至。禪學之勝。孰舛加焉。王荊公理學之精。文學之粹。孰舛加焉。陳忠肅公。道學政事高識美德。孰舛加焉。[刂*大]元王日休博學智識。高明正大。孰舛加焉。未暇廣而論之。畧言此諸名賢。薦志尚佛。天下孰不知之。此諸名賢。道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盖為意誠心正。公而無私。重於佛聖人之至道也。晦菴多註書。故後學敬之。矧不識其心病。故不擇其言。皆從其說也。
○曰。六經孔孟等書。論道論仁[皮-(丨/又)+(王/匆)]。論心論性[皮-(丨/又)+(王/匆)]晦菴所註契於聖賢之心否。曰。曲排佛法之言。輒為辯明一二而已。自餘未暇論之。况各家註書。各據所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後人或宗於此。或宗於彼。各因氣運變化。隨人氣量之所取也。寧用問焉。且如皐陶賡歌於前。孔子刪詩於後。變為騷。變為選。變為律。與夫歌謠吟頌等體。漢魏尚高古。晉宋尚雅淡。唐人尚音律。宋人尚性理。此亦氣運之變化也。毛詩三百篇。多有窮夫窮婦之所作。其言簡理備。後世夐不可及。彼窮夫窮婦。豈因二十年讀書學力之所至乎。盖為氣運生而

然之也。元人謂宗於唐詩。非於宋詩。豈宋詩果不逮於唐乎。豈元詩果舘逾於宋乎。在人好之惡之而已。李杜長於意唐音重音律。有愛李杜者。愛唐音者。愛平淡者。愛奇倔者。嗚呼。孰為是乎。孰為非乎。人之氣量不同。爾苟執於小節。失於國風雅頌之淳。溫柔敦厚之實。或迷於雕巧麗辭。而外乎情性之正。如是言詩。言之奚益。書曰。詩言志。心之所之既失其正。形之於言安得其正焉。故學不可不求其正也。道不可不求其大也。曰。余問註書。師何以引而不發。而言作詩。二者皆隱然而未詳何也。曰。詳備言之則露筋骨。選詩補註。劉坦之謂李太白詩狂簡不逮杜公。坦之惟識杜公之學未識李公之學。李公已到化而神妙之地。其辭章富麗。奇偉奔騰澎湃者。才力自然。所謂國清才子貴。家富產兒嬌。豈工于造作雕琢鬪飣而然耶。區區後學。安可窺測其涯[涘-矢+天]哉。嗚呼。以己之未至。妄譏先達之所長得罪於天地乎。此臆說之咎也。余知此咎是故隱然。

〇晦菴既惡虛無寂滅。又言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此則虛無寂滅至於空蕩無歸矣。且如有人臥於[式-工+正]林。夢居金陵。與彼親友同席飲食。是時惟知有此飲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臥於[式-工+正]林也。夢飲食者神識也。亦名精[𠂇/田/儿]也。凡人思善思惡生死不絕者。即此神識也。死者受苦。剉燒舂磨。即此神識也。是時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亦有幻身死於人間也。如彼夢飲食者不知亦有幻身臥於武林也。當知幻身猶房屋也。神識猶屋中之人也。人既出之不[(厂@((既-旡)-日+口))*頁]房屋。神識既出不[(厂@((既-旡)-日+口))*頁]幻身。晦菴所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是則惟見幻身生滅。不知神識不消滅也。是猶惟知房屋傾頹。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渾無損也。此不消滅之神識。隨業受報。出殼入殼。或苦或樂也。不知之者神識奔蕩。茫然無歸。神識尚爾。況欲明佛性乎。非惟不契佛經。抑亦深悖書經之旨。金縢曰。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告太王王季文王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子仁若考舘多才多藝。舘事鬼神。若據晦菴所謂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則周公代武王之死。形亦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多才多藝。亦無所存。將何以事鬼神乎。三王亦將何以受周公之告乎。禮記孔子曰。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若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將何以為鬼乎。若以晦菴之言為是也。則周公孔子之言為非。若以周公孔子之言為是也。則晦菴之言為非。周公孔子聖人也。晦菴文公也。汝宜黜私意正神明。以理推之為何如哉。克平避席而言曰。晦菴已沒二百餘年矣。未嘗有人針此膏肓

之病。吾知先德不言者有待吾師發明其蘊也。中也聞此幸莫大焉。再拜而後已。

〇曰史書通鑑師既論之[厶/天]。歐陽脩唐書五代史。何不言之。曰歐陽永[丶廾丶丶丶丶]為史之時。未見明教嵩禪師。是以書史亦無敬佛之意。及見嵩師之後始有敬佛之心。故跋韓子別傳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盖非常人。余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為過也。此時歐之書史已行於世矣。故不言也。曰陳子經宋鑑何不言之。曰宋朝一十六主。合三百十七年之有天下。聖聖尚佛。身為帝王。心為佛祖。傾誠至矣。或時敬老子者暫爾而已。惟徽宗信於林靈素之言。後從老子。子經不收宋主尚佛。惟收尚老。爭柰揭氏宋史李氏宋鑑。曾氏史畧。皆收宋主尚佛。行在天下孰敢掩之。劉向序戰國策曰。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之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决擇。劉向可謂知春秋之意焉。夫執筆者當以天心為心。庶不悖於天理。不誤於後學。烏可以靠一人半人之心為心。而失天地無私之理耶。嗚呼。佛之道何如哉。老之道何如哉。余於尚理編稍亦言之矣。其有明理者自識大道之深淺。余不復言也。晦菴排抵佛老。筆於書中其来二百餘年矣。阻人多少善心了也。阻人多少陰德了也。日後天地氣数翻變其說亦未可知。姜漸序其鑑曰。子經取法乎晦菴綱目。嗚呼。既宗晦菴只合以佛老同一致也。胡為抑佛而揚老乎。此又晦菴之罪人也。日後或有公而無私考惡其偏見。鳴鼓而攻之亦未可知也。是故不可置其於直心君子之列也。曰卯石南著書何如。曰長邑伯者。區區好事人耳。石南藉邑伯之威。而行文藝故屈節稱為邑伯之徒。以此為立身之計也。凡操文筆。依傍晦菴之意。初無超出晦菴之意。所著之書依傍陳子經宋鑑之意。亦無超出子經之意。故亦不收人主尚佛也。噫子之所問姑置之。吾亦有所問焉。曰師之所問輒願聞焉。曰水母以鰕為目。凡得鰕輒行之。言其行也雖旦至暮。不逾一里之遙。或失鰕則茫然罔措。[鰷-田+貝]鮭以蟹為足凡倚蟹輒行之。言其行也雖旦至暮不逾三里之遙。或失蟹則茫然罔措。二者所得目足之樂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子亦可謂知言矣。

〇曰孔子之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知有佛法否。曰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出列子等)鬳齋林先生曰。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出列子傳)不治不亂不言自信不化自行此三者。實太古之聖道。孔子發明此道。而無私心。惟此一節。亦足以見孔子之聖德也。佛法苟非大道。則孔

子已指其非矣。安得稱為聖乎。佛法教人為善沮惡之言。與三綱五常若合符節。實為世人之福田。明道之大本也。陰翊皇度補於政化之功。可謂至矣。前宋文帝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其為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坐致太平矣。臣何尚之奏對其畧曰。佛法教人為善也。世人舍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舍為國家省其刑獄。又如此也。唐書曰。雖為異方之教。無損於理之源。韓愈抵排佛老其道未弘柳子曰佛經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孝宗曰。佛之五戒。即五常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如上等語。固合天地之心公而無私也。

○曰。師謂佛法教人為善。省其刑獄。曾不知僧亦有過而煩於刑獄也。曰。三教聖人之道。未始不以善法教人。後世以法壞法者。未免有之。安得人人同一制也。是故不可以人之不善而責聖人之教焉。汝之所見。如禾之不穫。而責后稷之教耕也。藥之不効。而責盧扁之教醫也且夫廢耕可乎。廢醫可乎。是亦未思之甚也。

○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矣。或指佛老為異端。此說何如。曰。異端者。雜學也。孔子謂習於雜學。則害於正道之學。直言而已。且無蘊奧。何以拗直為曲乎。孔子存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惟聞佛之道德。故稱西方有聖人。漢明帝時。佛法讒至中國。孔子已沒六百年矣。是故孔子不見佛法也。既不見佛法。指佛何法為異端乎。佛法既為異端。孔子何以指佛為聖人乎。老子既為異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出孔子家語)是以博問老子之後。傳誦其語。以示門弟子焉。(出礼記家語莊列史記等)晦菴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後世指佛老為異端者。圖掩其德。設此逢蒙之計也。後學自無所燭者。未免隨人指呼。效而言之。喚鐘作甕也。一朝學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口+日]濂大章諸公之地。自舍識破矣。夫佛老者。道學也。指道學為異端者。其為智乎。不智乎。其為善心乎。瞞人乎。汝亦學理者。猶未識破也。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此之謂也。曰。師言明矣。孔子崇尚佛老。諸書具載。晦菴排之。實悖孔子也。吾儕未之思耳。余雖未嘗排佛。然亦因其排。故余亦惑之。未克蔫敬於佛今也。反而思之。余害至德甚矣。是為大謬。痛心疾首。悔而追之。不可得矣。自今而後。受佛明教。歸依禮敬。庶為補過之萬一矣。

○曰。僧也不耕而食。不蠶而衣。豈不坐消民利。而減其儲積乎。曰。三教九流。而至百氏之家。皆係天地使然。資其所宜致有之也。天生其人。亦生其祿。貴賤貧富。數已分定。天理之力大而無

敵也。密而行之。人不可見。豈人力舘奪天理之力乎。其可轉移者。有曰。皇天無私。惟徳是輔。中國為有三教。聖人道徳仁義之學。故名大國。傅継伏[怡-台+(羲-ㄎ+乃)]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特立於天地間。是為中國也。苟無三教。聖人之學。則與蠻貊之邦何以別焉。三教之子互相排撃者。如廉頗忌於藺子也。達人大觀三教通行者。如藺子不肯兩虎共鬪而克樹國家之大本也。曰。道徳仁義之學吾儒已備。何待佛老而後備乎。曰。道有所司汝未知也。孔子之道詳而文。老子之道安而謙。吾佛之道大而密。三教聖人各于其時。出以救世。烏可凡情妄窺測也。漢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彳*(前-刖+(之-丶))]。愈病者良。子貢曰。夫子何常師之有。此之謂也。
○曰。孔子曰。身體髪[皮-(丨/又)+(王/胃)]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僧之去髪毀形。絶其所嗣亦悖吾儒乎。曰。孔孟取之以義。不特取之以跡。泰伯讓國而之荊蠻。断髪文身。孔子稱其至徳。未嘗言其不孝。伯夷不娶而之首陽。孟子稱其聖之清者。未嘗言其不孝。吾[彳*(土/(之-丶))]為法忘身而取大義也。可以報四恩度生死。可以弘善道開来學。豈不資於大化乎。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以跡言之則伊尹滅身有餘之罪。理不可逃也以義言之則致太甲密迩先王陵墓而生善心。令自悟也及其既悟。奉歸于亳。諸[仁-二+(尸@夫)]歸之。以垂萬世無疆之休也。如此巧設方便。匡成厥徳。始知伊尹功烈其大矣哉。至於微子徉狂。比干剖腹。豫讓呑炭。介子焚身。經史稱其仁義。未聞言其不孝。是故取之以義可也。取之以跡未可也。孟子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斯言善矣。
○曰。韓子上佛骨表。作原道排抵佛老。是故推其有功於吾儒。師謂不可排佛似不侔矣。曰。韓子文章雄健。以之為功。排佛何足推為功也。此時尚書孟簡于頴李翺苹。豈為無才徳而不舘排佛乎。蓋為識法者思故不為也。吾佛之道無權勢。惟以脩道尚徳為任。其感格天地帝王名公賢宰所推尚者。天道自然。豈求之而得也。既不執權勢。凡欲排者任彼排之。况佛法之權在乎帝王臣宰之手。欲抑之欲扶之。猶握拳展掌而已。豈為難乎。此時韓子為刑部侍郎。而亞卿之權不亦重矣。排此無權無敵之道豈為難乎。周公輔成王而王天下可謂難矣可謂功矣。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毛遂一出力拒楚王之威。遂令楚王與平原君歃血堅[(目*月)/皿]。定其利害。合楚魏之兵。以平強秦之戰。致使趙國重於九鼎大呂。可謂難矣。可謂功矣。藺相如歸璧於秦。力命秦王撃缶以配趙王之瑟。二者皆以盡忠為心。不[(厂@((既-旡)-日+口))*頁]自身有逆龍[鱗-(烈-列)+大]。奪虎食之[險-(人*人)+(烈-列)]。可

謂難矣。可謂功矣。魯仲連寸刃不施。一言之下卻退秦兵。以息伐趙之患。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文中子進策扵隋不舷用。捲而東歸。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譖-日+貝]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口+日]。中說十卷脫類論語。其智識也明。其[皮-(丨/又)+(王/匆)]心也正。其進退也宜。其門人也皆有王佐之才。夫如是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房玄齡佐輔唐太宗定天下不矜其功。而善歸人主。可謂難矣可謂功矣。魏徵危言危行諫爭。太宗或有未思之誤匡而定之。可謂難矣可謂功矣。排佛誰不舷之。牧兒竈婦皆舷排佛。何必謂之功也。既謂韓子排佛有功。汝亦何不效而排之。苟排之吾亦無阻。晦菴排佛筆扵書中亦無阻者。晦菴排佛之計有受惑者有不受惑者。李屏山。而至徐大章等。是不受惑者。嗚呼。吾佛之道繫乎天地。豈属世人之凡情乎。曰。師謂不可排佛。又言凡欲排者任彼排之。自相矛盾耶。曰。言不可排者公論也。排則悖扵天地之心損乎陰德。余特憫而救之也。或不受救一任排之。余無阻也。

〇韓子為負英俊太過。不復三思勇心排佛。及見大顛勇心自息。然後深味禪學。前之排佛盖是不知而誤為也。後人以禪學性理著書立言。然後反行排佛。此是知而故為也。冥冥之中各有前程之定理。韓子上佛骨表。憲宗皇帝大怒将以抵死。裴度崔群等上言哀請乃貶潮州聞郡之靈山寺大顛禪師道德名重。三以書請。其一曰韓愈啟。孟夏漸[烈-列+(圭*丸)]。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盛聞道德切思見顏。昨到来未獲叅謁。已帖縣具人船奉迎。日夕佇瞻。四月七日。愈上大顛禪師。其二曰愈啟。海上窮[皮-(丨/又)+(王/匆)]無與語者。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特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烈-列+(圭*丸)]。倘舷乘閑一至實為幸也。六月初三日。愈白大顛禪師。其三曰愈啟。慧勻至辱荅問珎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量。傳曰書不[書-曰+皿]言。言不[書-曰+皿]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来一百遍不如覿面對之。愈聞道無凝滯。行無繫縛。苟無所戀着。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脩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扵一来安于所適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出舊本韓文。有註云。大宋重刊韓文。欲去此二通書。謀决扵歐陽文忠公。公曰不可去。故存之。〇晦菴校韓文亦存之不去。已後重畓晦菴所校之板。則去之不存矣。[禾*(九/上/日)]古畧亦收之)大顛至郡。留數日。談論廓達。深有契懷。次日言及上表謂佛為夷狄之教等事。大顛荅之其畧曰吾聞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蹻之臣皆生中國。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扵東夷。文王生扵西夷。由余生扵戎。季札出扵蠻。彼二聖二賢者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子不觀佛之道。而[彳*(土/(之-、))]以為夷

狄。何言之陋也。子必以為上古未有佛而不法耶。則孔子孟軻生於衰周。蚩尤瞽叟生於上古。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法上古之凶頑哉。子以二帝三王之代。未有佛而長壽也。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子以漢陳之間有佛法而人主夭且亂。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有六。豈必皆夭且亂耶。子謂儒有言仁義忠信。而不知佛之言常樂我淨無以異也。子既未讀佛書。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昔者舜犬吠堯。非愛舜而惡堯也。以所常見者唯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常以孔子為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彳*(前-刖+(之-丶))]而恆之。是舜犬之說也。佛之與人子言必依於孝。與人臣言必依於忠。此眾人所共守之言也。子今自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旁礴。孰如姚秦三藏羅什法師乎。子之知来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法師乎。子之[書-曰+皿]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公和尚乎。韓子默然良久曰。不如也。大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彳*(前-刖+(之-丶))]事者佛也。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韓子悔過。自此敬佛。深好禪學。其荅孟簡尚書書曰。来示云有人傳愈近奉[米*睪]氏。此傳之者甚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實觔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書-曰+皿]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虍+雨]。及来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求福田利益也(出韓文舊板今板皆有之)韓子哭女詩并序曰。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過其墓。留題驛梁云。数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眾知難。遶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慘痛淚闌干(出韓文舊板今板皆有之)韓子自上表至見大顛。講談問禪。始末詳備於韓子別傳舊板。韓文陳休齋文集。晁氏筆記。[米*(白-日+睪)]氏通鑑。佛法編年。佛祖通載。稽古畧。傳燈統要等書。今輒引其畧耳。

〇柳子曰。韓退之排佛。佛不可排。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學儒。未觔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佛法反不及莊墨申韓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将反貴惡来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出柳文)陳忠肅公諱瓘字瑩中。[劍-(人*人)+(烈-列)]川人。公於宣和初。奏議其畧曰。用[米*睪]氏之饒益。而天下莫與爭。用老氏之無為。而斯民休息。[米*(白-日+睪)]氏曰。止止勿說。老氏曰智者勿言。孔氏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躬行。非有言之士所觔議哉(出大宋三教奏議。并資鑑)公序集古錄。引吾宗[束/束]栢大士之言曰。作器者必有樣。造車者必合轍。古無今有之法即是邪道不可學也。三復斯言學道之要。不

以古聖為樣。皆外遊耳。有問曰。性理之說古書皆不言。千五百載後獨周子言之。得非古無今有乎。曰否。特論者弗知考耳。性理之說東林禪師授之濂溪。東林已前各專己教。未觉融會。皇宋已来。涯禪師倡之。始以其詞意發明易中庸之旨。非古無今有也(出瑩中錄并性學指要)公早留心於禪學。為執聞見以求觧會。未克發明。後叅靈源禪師。靈源曰。離却心意識而叅。絕却聖凡路而學可也。公被逼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而已。偶於燕寂間脫然開悟。述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煖風和草自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即在眼睛頭。公有此省悟。故所論甚明。

〇漢人有曰。佛經者卷以萬計。言以億数。非一人所觉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荅之其略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麒麟不[皮-(丨/又)+(王/匆)]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客曰。佛法至尊。世人多譏其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眾口。大音不比於眾耳。作咸池設大章發蕭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夫聞清問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辟/王]而言之石。非[辟/王]之賤。視者之不明矣。牟子之言至矣哉。夫佛之道大而難入。有識者有不識者。人之材器不同不足恠也。

〇祥符常禪師曰。嘗嘅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来。善呪術。觉令人立死。復呪之令蘇。太宗擇飛騎中[收-攵+土]者試之皆驗。因以問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千正。請使呪臣必不觉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此必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彰吾教之疵也。而况断無此理。向使彼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觉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觉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京城有大德僧。惠乘。玄[琬-(厄-厂)+匕]。法琳。明[贍-言+(工/口)]諸公。其肯坐視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傅奕辨耶。佛制或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也。况肯說断人命呪傳於世乎。故子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断可見矣(出佛祖通載)余謂常禪師言之當矣。太宗明君也。豈不識破彼邪術乎。况貞觀之初。有道德高僧杜順和尚等十餘人續有三藏法師玄奘。清涼國師澄觀。南山律師道宣等。常居輦下。太宗朝夕聚話論道無虛日。諸師明通五眼。學貫九流。檐荷佛法重任者也。何不破除邪術而容其馳玩乎。傅奕者隋時為黃冠。至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彳*(前-刖+(之-丶))]庾儉薦為太史丞。後陞太史令。奕上[跳-兆+((梳-木)-丶)]排佛。前後七

次。帝皆不報。丞相蕭瑀廷斥之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乃力爭。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也。(出舊唐史)是時法師法琳。作破邪論。明槩作訣對八條。惠乘作辯正論。秦王門下典儀李師政作內德論。迭加進之。皆引大理證奕之非。高祖大悅。於是奕[跳-兆+((梳-木)-丶)]寢息。貞觀二年戊子。太宗謂奕曰。佛道微妙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夷狄耳。帝惡其言不荅。自是終身不齒奕。於貞觀十二年庚子秋卒。暴而死。若謂邪不干正。則傅奕不識佛聖人之大道。是不明也。叛老子之教。擅己私。曲排佛法是無德也。夫如是安得為正人乎。此事了然可見好事者粧點瑕疵也。春秋十二公。合國之優劣。孔子不加增[打-丁+負]。惟於片言隻字之間抑揚而已。此握史筆之天理也。惜乎溫公不加詳審。[車*(耳*く)]聽訛傳。筆於文籍。後世[檢-(人*人)+(烈-列)]點理不可逃也。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而況溫公安得無失。晦菴乘此機。便指而言之。筆於文公家禮喪禮篇中。致令後人不識真偽者。益滋於輕薄。凡欺心即欺人。欺人即欺天。安忍為之也。君子百行所進。殊途同歸。胡為汲汲然以排佛為事乎。嗚呼。佛法之大。包羅法界。佛法之固。重於須彌。割亦無傷。撼亦無動。彼排之者[彳*(土/(之-丶))]自貽後悔於冥冥之中。千佛出世之後亦莫觖觧[米*睪]此結也。非惟害己。亦累祖宗悲哉。

〇大道涵天地間。天下有生莫不具本然之性。而與之同一體用。盖為[皮-(丨/又)+(王/匆)]心不同。而有善惡感果優劣之異。至。難調治者人心也。是故三教聖人。各出隻手。扶持大道。互施教法。以成天下之化權教人克明此道也。孔子以三綱五常為先。老子以[謙-(亦-亠)+(烈-列)]恭慈儉為先[米*睪]迦牟尼佛以慈悲方便為先。凡觖併脩三聖之德則此道幾於有成矣。缺一聖之教法則化權之道而義不足焉。人之於道非一德一善卒以可成。要具眾德眾善而後成矣。如朝廷有三公九卿五府六部百僚分職。各職其政。併集百僚之政事。克成一國之大治。缺一職則失一政。失一政則治化之道而義不足焉。三教聖人共弘大道同於此也。安可缺其一焉。

〇易道也者。天地本然之理。然微伏[怡-台+(羲-ㄎ+乃)]莫觖畫卦。微文王莫觖演文。微周公莫觖定爻。微孔子莫觖立象。至於繫辭說卦等意。然後易道粲然。明於天下。易道體也。畫卦用也。三聖之言兼體用而發明也。缺一聖則易道不明。安可秉一聖之言而棄三聖乎。三教聖人共弘大道同於此也。安可[卸-卩+夫]其一焉。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文中子可謂知天地間三教之大體也。至道冲漠。常情難測理固然矣。宜乎晦菴昧於佛老之道也。

〇楊墨以行事為教。無大道之法言。孟子非之公非也。後世效顰曲排佛老。欲求孟子之風。較之霄壤。夫楊墨一行之士也。佛老弘道聖人也。佛教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老子曰。愛民治國舘無為乎。佛老何嘗棄扵綱常之道耶。三教聖人鼎立天下司大道之化權也。既不識佛老之道是不智也。曲排佛老是無仁也。孔孟之學教人學仁義也。讀其書而遺其仁義。輒攻扵文藝乎。恃彼文藝肆扵己意。而至曲排佛老誤之甚矣。喪其心徳亦誤後學。諸人當自省察而已[厶/失]。

〇曰理學類編。程子曰釋氏之學極乎高深。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域。此說何如。曰佛法以成道為體。度人為用。佛扵三千大千世界無一芥之許不是捨身命救人之地也。未舘自度先舘度人者菩薩之心也。惟舘自度不舘度人者小乘人也。是故常被佛責令脩大乘。世人不知佛法。擅其臆說。可乎不可乎。

〇曰理學類編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思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此說何如。曰世人識情繫縛。循環生死。莫之舘已。佛說諸經指而諭之。依法脩行悟明生死。豈是怕生死乎。世人只見幻身生死。不見佛性不生死。不知生從何来。死[彳*(前-刖+(之-丶))]何去。設使欲知亦無所措手。是以強說此言脩[飾-巾+万]而已。大似不得飯喫強言不飢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原始反終。老子曰歸根復命。賈誼曰化為異類。王逸少曰死生亦大兮聖賢豈不言生死耶。此章問端與前章問端。若是程子之語。則程子見識自納敗缺矣。若是後人謬指程子所說。則玷辱之咎。其在後人也。

〇曰近思録理學類編北溪性理等書。皆以凡情度量佛法。乞師明辯之。曰彼皆不識佛。猜忌而已。世人之心測度佛聖人境界。不啻太空粟粒天地毫芒何足辯也。豈不見晦菴[臣*(亠/品)]訣困蔫自悔曰。到此時節輸與黃面老子一着自供[(匕/天)*欠]也。盖欲遮掩心病。[書-曰+皿]力攔住後學不看佛書意欲滅[書-曰+皿]佛法。不顯露其心病。故作感興詩云。誰栽継三聖。為我焚其書。噫。亦有不受欺瞞攔不住者識破他矣。適之所謂希逸林公。黃文獻公。景濂宋公等是也。惜乎後學被前人指叛佛者為道學之傳。不叛佛者不為道學之傳。如是籠住後學不敢轉動。故不識抱徳明理正人君子也。嗚呼。此之智識。欲[(亡*勹)/王]林黃宋公。何異污池之下[(亡*勹)/王]蒼天也。苟不舘撤藩籬扵大方之家。破識情扵真性之府。不免區區縛扵常人言語裏。曰排佛者謂傳道學。不知所傳何道。莫是傳乎瞞人為道耶。傳乎逢蒙之行為道耶。傳乎辭章富麗為道耶。傳乎死者形朽滅神飄散如是断滅之見為道耶。曰勿復言矣。汝讀許多書猶識不破尚滯狐[疑-(匕/矢)+(上/夫)]。可見汝之器量卑微

也。[首-自+句]識不破不免聴他撥遣。憍[慢-又+万]佛聖人。以父為讎也。
〇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然祭祀是誰受饗耶。周礼禮記皆以祭祀為先。祭祀之道是虚設耶。宜省察之。
〇唐太宗早聞[式-工+正]后欲壞其成法。故欲殺之。袁天罡曰。殺之則再生人世怨怒愈深。太宗然之。故令為尼。建立感業寺[皮-(丨/又)+(王/匆)]之(出劉三吾細鑑惟通鑑畧之)天罡謂再生人世怨怒愈深。晦菴謂形朽滅神飄散。兩家之言天地懸隔孰是孰非。夫天罡明理之人也。豈眾人可同日而語哉。
〇曰宋人謂雷擊者陰陽相激。偶尔觸死非特然也。此說何如。曰驚蟄之後二陰在上。四陽在下。芒種之後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既陰陽相激。雷雨交作。則合時時相激。雷雨不停。何故晴雨間然耶。當知二氣交運如轆[轤-(卜/七)+王]之輪互為上下。若相激則安能發育萬物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皆天地體用。各有天神主之。應時不忒。故有祭天饗地之理。風雨均調。蒼生善業所感。不調時惡業所感。非上天無慈心也。言雷擊者。永樂二十二年。台州天封寺維那士弘。為雷打死。頃焉復甦之。自言死去見諸天神教試曰。汝先世為巡儉。曲罪一夫。枉罹極刑。汝能奉佛故未償其命。後世為住持僧。将常住銅錢潜埋三窖。死後遂湮沒之。二世罪故今誅。惟今世奉觀音大士至誠姑存之。後至宣德二年溺水而死。浙右有人印造佛天三界紙馬。開張店業。店屋楣間平鋪閣板作臥室於閣上。一夜觸翻尿器。淋漓污馬。仍将此馬晒乾賣之。本年[彳*(前-刖+(之-丶))]店中提出此人雷打死於門前。又一貧家夫婦二人。有絕粮忍餓之患。夫携一鵞入市鬻之。得米二斗。飢苦迫甚。以一升沽酒飲之。囲至中途醉臥於地。被人竊去其米。及醒憧惶歸家。妻知之不勝哀苦。夫乃投水而死。妻曰夫既死矣。我何存之。亦投水而死。明日天雷打死一男子。擲置於二屍之旁。書其背云竊其米者此人也。松江有人為雷打死。書其背云。十年前與一婦人入寺登[土*(前-刖+合)]第二層行[婬-壬+(工/山)]故誅。湖州一女子。雨中見諸官吏至門前。惟二人入其家。如世所畫天兵之状。擒女之兄雷打死於門前。始知官吏是天神也。亦有雷打死者家人以屍着衣。明日復雷剥去其衣。亦有以屍置於棺中。明日復雷揭去棺盖。如是顯[驗-(人*人)+(烈-列)]每年有之。不復多引。此数端目擊耳聞者。恐辱其家人故不言其姓名。夫是為天誅也。亦有蜈蚣[狂-王+爪]狸蛇鼠精恠木與器物附托為妖者。雷必打之。豈是陰陽相激偶爾觸死乎。易曰震来虩虩。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盖言畏天譴故修省補過也。宋人教人不信雷誅。深悖易經。不懼天地。未進其

善。先喪其德。惜乎後人不肯展開大見識照明事法之理。惟拘拘然死於宋人之言。故不舘通達也。
〇宋人非惟臆說天雷其悖佛過患極甚。文中子用孔孟之學著書却敬佛法。宋人用佛法著書却排佛法。欲令後學不看佛書。庶不識其用佛法著書所以然也。宋人於佛法中所得者如以一毫蘸海。所得極少。以此極少之水。令後學取足受用不復入海。教壞人心。違悖佛法。失於大善。過莫大焉。
〇自有佛法已来。共知歸依進道。懺罪修福。是為大善。是為大法。是為大道。是為福田。是為大息。至於宋季文公家禮。阻人供佛飯僧。不作佛事。聽其指呼者失諸善利。深可憫傷。夫漢唐已来。君臣達士。皆遵佛法。豈非高明賢德乎。後人不行省察。古今言語之是非。故溺於宋人之詭計也。
〇宋人常以佛法立言。其理便善。悖於佛法。自立意說者便是平常。余有愚徒。從文[彳*(前-刖+(之-丶))]學皆不舘看破。嗚呼。區區小雛也。譬如蚯蚓。惟知一尺地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深躍海淵。飛騰在天。斥鷃惟知竹籬寸竅。左之右之之樂。不知大鵬一舉則九萬里。扶[這-言+(采-木+(工/山))]風斯在下。然亦不足恠也。囿於器量不舘化耳。
〇畧言漢唐已来。牟子范曄曹植陶潛闞澤房杜魏[皮-(丨/又)+(王/口/天)]李杜韓柳歐蘇楊傑濂溪等[此/車]。得佛法之饒益。脫然變化。堂堂氣象。有大人作畧。及乎橫渠程子楊謝羅李晦菴敬夫等輩。自意於佛法中已得飽聞。将此見識著書立言。令人不復入佛。惟李屏山林希逸馮海粟趙子昂黃溍卿宋景濂徐大章等[此/車]不受其惑。舘入佛學亦有大人氣象。愚[彳*(土/(之-丶))][彳*(前-刖+(之-丶))]文等雖剃髮披緇。却被宋人所惑不自省察。不得佛法之饒益。故無大人氣象。
〇范文正公捨宅為寺。寺名天平。延浮山遠禪師為住持。公凡蒞所守之地。必造寺度僧。興崇佛法。賢德之僧必與友善。瑯琊覺禪師悟達之人也。公交甚厚。夫與瑯琊浮山二禪伯。交深義篤者。則知其於佛法道理必[飢-几+(乏-之+攴)]聞矣。公之子孫蕃衍代代為官。迨今不絕。[首-自+句]非佛福田中所植陰德。感動天心舘若是乎。
〇范文正公與司馬溫公友善。此時范忠宣公惟侍立而已及登大用。却居溫公之上。雖有連舟惠麥之德。然亦有限。若非父子篤敬佛法陰隲所致。安舘至於是乎。古之人事。乃躬行道德仁義者也。自宋人著書畔佛之後。乃舞弄聰明才智者也。所以古之人事。與今之人事有彼有此也。大達君子。洞然照見。餘人不舘見矣。要如松雪趙公。黃文獻公之所見者非少。

尚直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小學一書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又言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理學[類-犬+(八/勹)]編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舛再生晦菴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何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乎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舛解釋也史記等書曰魏武子謂兒顆曰吾死後可嫁吾妾未幾又曰吾死後須殺吾妾以為[彳*(前-刖+(之-、))]墓已而顆[彳*(前-刖+(之-、))]前命嫁之後顆為晋将臨敵秦将杜回忽有一老人結草以抗回顆乃擒回顆於夜間見老人来告曰我即嫁妾之亡父也公嫁我女故来報德耳春秋左傳史記世家咸謂齊襄公殺公子彭生已而襄公獵於貝丘指一物謂群[彳*(前-刖+(之-、))]曰此大豕也群[彳*(前-刖+(之-、))]曰此非大豕即公子彭生也襄公不信援矢射之物立而泣之果彭生也如是死生之際[彰-日+田]感之事左傳載之益多禮記曰人死曰鬼又曰鷹化為鳩雀化為鴿至於蒙求等書鮑靚記井羊怙識環等事皆與晦菴極相違戾[彳*(前-刖+(之-、))]文正公與諸經史則悖晦菴[彳*(前-刖+(之-、))]晦菴則悖文正公與諸經史令人疑惑[彳*(前-刖+(之-、))]何而得定理嗚呼此事洞明始得抵當安可世間之心猜疑而說也橫渠謂鬼神二氣之良舛程子謂鬼神造化之跡晦菴謂鬼神氣之屈伸三人之說皆是一氣之造化也夫此一氣包羅天地初無缺少充塞天地只此一氣更無兩箇一氣曰陽曰陰者只是此一氣屈縮而得名也鬼神既只是此一氣則[書-曰+皿]天地閒只是一箇混茫更無兩箇盖為[書-曰+皿]天地閒只是一氣故也然則何故有天神乎地祇乎五岳之神乎四瀆之神乎山川之神乎社稷之神乎無祀鬼神乎歷代封禪乎古今祭祀乎鬼神如是之多也較夫三人之說則不侔矣禮記曰太皞為春帝句芒為神炎帝為夏帝祝融為神少皞為秋帝神蓐為神顓頊為冬帝玄冥為神若[打-丁+(雨/匆)]三人所謂二氣良舛造化之跡氣之屈伸然則何必太皞等為四時之帝乎何必句芒等為四時之神乎關尹子曰鬼者人死所變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楊子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皆與三人之說大不侔矣晦菴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然則太皞等以何為四時之帝乎句芒等以何為四時之神乎此又不侔之極也理學類編有問人死魂魄便散否晦菴荅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晦菴荅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據晦菴之說則祭五岳四瀆山川社稷無祀鬼神者既非其子孫皆無感格耶嗚乎姜源踏人跡而生后稷蔺狄

吞鳥[卯-ㄗ+(ㄗ@、)]而生[(百/廾)*殳]契伊尹生於空桑誌公生於鷹巢是誰之氣耶以誰為祖先耶爭如孔子曰未舧事人焉舧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一句推開却無過咎理學[類-犬+(八/勹)]編張程晦菴等皆屑屑然以孔子原始反終推而廣之以論鬼神此又事極計生也大凡事務不知則已何苦欲沽虛譽強而言之縛住後學迷塞其心不復求明也悲夫。
○曰師謂夢者神識也死而受苦者此神識也竊有疑焉曰子所疑者可得聞乎曰人生有睡夢也死則形氣既離何夢之有曰甚矣子之懵然不達也子之所見正類晦菴惟見形氣斷滅也形氣既舧作夢死而未殯者形亦尚存何以無夢乎至於埋之火之何不知痛苦乎當知因有神識成此形氣形氣如屋神識如人去住由人屋是閑物也漢牟子曰人臨死則家人上屋呼之魂神還則復蘇不還則不蘇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五穀之根葉魂神譬五穀之種實其根[葉-世+廿]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矣牟子之語亦詳矣。
○虞齋先生曰伊川謂佛學有上達無下學余謂伊川之言亦是亦非也吾宗以悟道為要不在學問佛言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彳*(前-刖+(之-、))]上祖師不許叅禪人看經教語錄文字惟令一味叅究悟道實惟上達也以此論之伊川之言可謂是矣吾佛世尊說諸經卷積滿龍宮海藏大部華嚴有四天下微塵[婁*殳]偈流於大夏者百千萬億分之一也豈無文字乎漢唐以来歷朝三藏法師洎於佛圖澄和尚道安法師遠公和尚支遁和尚生肇融[(虍/(火/目))*又]二祖神光大師杜順和尚智者大師崇福藏法師清涼觀國師慈恩基法師圭峯密禪師南山宣律師等其道則到果位之地其才則有孔孟之文章豈無下學也以此論之伊川之言可謂非矣吾儕當自勉旃不可虛消歲月禪宗雖謂不立文字然臨濟德山是禪宗第一等宗師觀其語録文章經教無所不通東坡謂雪竇語録有兩箇翰林學士之才梅屋常禪師曰周武宗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數十人唐高祖時傅奕排佛惠乘法師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唐[式-工+正]宗廢教而力爭者惟知玄法師一僧而已佛運數否雖莫可免凡[米*睪]子者[皮-(丨/又)+(王/匆)]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彳*(土/(之-、))]失學之罪也余聞[彳*(一/八/土)]山一代住持忘其名凡有書記到山則以尊宿之禮待之侍僧譏其分別[彳*(一/八/土)]山曰書記是扶教門敵外侮之良将也吾以教門為重而然豈分別也汝等小兒安知佛法大任之重乎侍僧再拜而已矣書記亦難任也具內外學始授其職內學心要置之未論外學可與翰林頡頏庶堪措手不尔則反邀辱矣唐季已来永明雪竇明教大覺禮法師式懺主寧僧錄圓法師黃龍佛印寶覺靈源兜率覺範東山三佛大慧高菴真歇弘智應菴密菴橘洲石室北澗淮海如意萬松[(立/(厂-一))@(泳-永)]羙天隱幻住天如覺隱寂照廣智梅屋古林南堂寶洲松月楚石古鼎夢堂見心恕中全室大璞一初同菴止菴用章竺隱行中祖芳隨菴圓菴德岩啟宗九皐

[仁-二+(弋@山)]宗皆敵外侮之良将也近代人物雖不逮於古人然世與時遷人亦随之各當其代也。
○吾宗所謂無為者無為無不為無心而為為皆正事也豈是塊然不動乎言無學者學到萬法[書-曰+皿]通至於無學之地惟取其理不取其語盖為一切法相咸同一相所謂無相此無相法性相皆空俱無自性俱不可得故也豈是蚩蚩度日作愚人乎大部諸經皆言智為先導雖修五波羅蜜乃至萬行若無般若皆名魔業若忘失菩提心皆名魔業佛見心亂者則令其作死屍骸骨之觀想見心不亂者則令其數息如是調攝其心也祖師凡見可於機用發明者則以禅機攝之凡見泥於文義者則令其離文字而學道凡見不知文義者則令其學智慧而明般若不然則固守僻執一愚人耳嗚呼人心如是難調理也故勞大覺聖人說許多經教對機調治故云千經萬論緣何事只為調治一點心凡吾緇侶自宜量其材力立其志[(美-(王/大)+目)*頁]確乎戒德體乎佛心然後或專於悟道或兼明經旨或先學問而後發用請擇其道而行之如是修心以期成道弘傳教法以利於人可謂為僧之本等也。
○宋理宗時靈隱痴絕冲禅師令門下之僧常衣直裰等服晝夜不釋其身臨睡則披五條袈裟囊佩大衣而臥。
○聖朝洪[式-工+正]間長興僧官林禅師常衣直裰等衣日夜不離於體以一布囊安置戒牒佩之於膺惟登厠澡浴二事則以此囊懸於[((辟-辛)/土)*(亠/羊)]事畢復佩之宵[日*更]不遺沒齒而後已。
○虎丘行中仁禅師凡得沈檀異香則以小合貯之置於大香合中每旦持以行香至世尊前於小合中另取好香一炷進之除外不復他用客至惟爇常香而已。
○世有一卷註解金[利-禾+(冗-几+(前-刖+山))]經題名曺溪六祖大師解義口訣其註語并前後序総出一己之意更非二人之語此是宋神宗元豐間天台羅適所註假聖師之名也無深理有淺義盖因淺俚之故世人多愛之謬矣。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十付囑章曰師一日喚法海(此[皮-(丨/又)+(王/匆)]起首至於)轉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計七百七十九字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邪言增入刊板未革之弊也詳覽壇經之意只是一統說去分為十章者亦是金天所分也。
○世有後三卷蓮經此是妄無所知匹夫所造樵歌牧唱也。
○世有金[利-禾+(乞-乙+(前-刖+山))]經議論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魔語也。
○世之妄著經書者亹亹然不可勝計我亦何暇覽之偶覩四端而已彼若實言某人所作此則任其胡言漢語何必論之既假佛祖之名安可不說嗚呼妄談性理壞人心法玷辱佛祖罪莫大焉右言三師之德吾[彳*(土/(之-丶))]合遵四端之弊諸人合知是以筆之於此。

○宋人昧佛者惟橫渠以至晦菴数人而已不昧佛者還多焉濂溪二蘇王荊公張九成吕東萊等是也昔者漢唐已来而至於宋黄龍佛印東林晦堂靈源大慧諸禅師等不以儒釋相分平等開導體佛之心也豈料他人将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於自己所以轉身排佛嗚呼此機已失不勝痛惜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於他宗之子但以詩文交接慎勿漏泄玄機當以宋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改轍孔子曰於子吾改耳。
○國一禅師以道學傳於壽涯禅師涯傳麻衣衣傳陳摶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邵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林総禅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為之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為太極圖說周子長於禅學工夫是以工夫之道過於邵子邵子長於天時曆数是以數理之道過於周子至於道學則一也初無二致。
○曰師謂晦菴排佛者心病也所有心病乞師言之曰汝但深於佛學汎及百氏之書汝當自見亦見濂溪二程以及諸子所得道學之源流矣曰諸子所得未暇問之濂溪程子所得之自乞師言之曰備說則煩姑為畧說濂溪姓周諱惇頤字[前-刖+戊]叔舂陵人也[社-土+刀]扣黄龍南禅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顔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皮-(丨/又)+(王/匆)](出附章氏家譜)濂一日扣問佛印元禅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咲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鑒并佛印語録後跋)濂聞東林総禅師得竹林壽涯禅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由是扣之総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云)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総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沉吟未决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惟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前-刖+戊][、
廾、、、、]舘之(出弘益紀聞)濂問太極総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盖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為也(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詳備并有程子深愛元包四德之語)五峯胡先生序通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脩脩得於种放放得於陳摶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非濂所作陳摶之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禅師師(出性孝指要并正易心法)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総曰竹林壽涯禅師得國一禅師之心傳其来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之祖以無為因(無即所依之空)以有為果(有即二氣交運)以真為體(真即一真至理)以假為用(假即萬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云云)濂復造佛印之室敘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濂倡儒為道

學之語(出松窓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啟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舷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出尹氏家塾并性學指要)濂徃潮州靈山寺訪大顛禅師遺跡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存及留衣亭肅然無恙故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珎重更留衣(出性理羣書并靈山寺留衣亭真跡)濂作愛蓮詩曰佛愛我亦愛清香蝶不偷一般奇絕[皮-(丨/又)+(王/匆)]不上婦人頭(出鄭谷集)濂性簡約平居澹如也晚年悉屏文字惟務靜勝而卒得道學之傳(濂溪行状)東林教人惟務靜勝濂溪之久不事筆硯終日端坐窓前草色同一生意盖是靜中有得(弘益紀聞)道學性理之始實倡於涯師而至于総師総以授周子(弘益紀聞)陳忠肅公曰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其言遍於佛書(瑩中録并性孝指要)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〇程子洛中人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弟諱[(厂-一)*(耜-耒)*頁]字正[、廾、、、、、][(口/了)*(后-口+(了-(丁-一)+巾))]伊川子野曾先生曰程氏顥頤同受學於濂溪濂溪首令尋仲尼[頹-禾+立]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為己任(出史畧等)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后山先生后山曰余觀周程推己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来實未嘗有此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皮-(丨/又)+(王/匆)]以為斯文之窮究信乎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趙說之心學淵源後跋)明道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書於雲盖寺(雲盖寺碑刻墨蹟)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預齋席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外整肅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嘆曰三代禮樂[書-曰+皿]在是矣(弘益紀聞)靈源清禅師荅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慼扣迨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年間聞先師言公見[皮-(丨/又)+(王/匆)]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出靈源語録。〇先師即晦堂心禅師也晦堂嘗以心法授伊川)已而伊川多入靈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道於靈源禅師故伊川之作文註書多取佛祖辭意信源流之有[彳*(前-刖+(之-丶))]也石塘胡汲仲先生曰孟子沒一千五百餘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河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寺壽涯禅師而為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皮-(丨/又)+(王/匆)]乃云前日所聞竹林遺語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元来此事與禅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禅禅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箚着病[皮-(丨/又)+(王/匆)]亦可咲也(胡氏大同論)歐陽玄曰程子平生愛讀佛書但不及朱子之博覽(歐陽記録)伊川曰明道先生出入釋老幾十年(伊川所作明道行状)東林諭濂有一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辭二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語如易傳序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二句出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此二句出華嚴經法界觀)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洛集等皆根於此周程取用佛語多類此也。

○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於天且夫周子通書師友章云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晦菴之言悖於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殊不知昧於天理愈令節病[彰-日+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通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菴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謂是實[彳*(前-刖+(之-丶))]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也嗟乎晦菴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辛+(亠/羊)]簡張拙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亘陳操李附馬楊大年富鄭公楊次公郭公輔趙清獻公周濂溪張無盡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諸大儒等舘叅吾宗之禅關乎敬佛法明佛理惟未透禅關者有若許玄度習鑿齒宗炳劉遺民雷此宗王導周顗沈休文張說李太白王摩詰柳子厚王渤李源吕蒙正范仲淹范蜀公文潞公張約齋吕東萊等是也以佛學為通家之好者有若曹子建王珣王珉文中子杜子美杜牧之孟浩然劉禹錫劉長卿司空曙司空圖李群玉皮日休許渾賈島項斯鄭谷等是也佛法[首-自+句]非大道曷舘感諸名賢如是崇尚者也諸賢才德明敏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首-自+句]不取於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己意者實未思之誤也。

○曰師謂諸子叅禅明佛理者皆賢德君子也惟柳子在八關十六子之列乎曰柳子明理君子也有人謂韓子文勝於柳柳子詩勝於韓二子之名並驅於世此亦評之未詳也文勢雄健者韓過於柳也理學妙密者柳過於韓也後世理學不通者不舘窮柳子之文二蘇子王[利-禾+(前-刖+扞)]公輩優於理學所謂合節矣其與劉禹錫易地而官以便其奉養此德又餘人之所難行也惟失所於王叔文故著其名於十六子之列柳子於德宗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彼時王[丶廾丶丶丶丶]文韋執誼用事二人奇柳子之才擢為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非妄求也俄而叔文敗柳子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柳子為永州司馬至憲宗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也柳子與薛孟容書曰宗元狠忤貴近蹈不測之事此丈人所聞見不敢與他人道又與裴塤書曰僕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譴張排恨僕可出而辯之哉又與李夷簡書曰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久矣又祭妻父楊詹事文曰宗元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即此觀之亦足以見其被排謗之機章章然明且著矣何待史氏之說乎况柳文篇篇正大學海瀰深斷無銳氣猖狂之咎過於他人遠矣實有道之人也嗚呼鳳凰不與眾羽同類眾羽亦不識鳳凰之貴故有疑忌之惡也伺求柳子之過乘便而搦之可勝道哉歐陽唐書重而擠之溫公通鑑晦菴綱目[彳*(前-刖+

(之-、))]而抑之虧其羙德也賴有天不可欺冥冥之中各有前程去[皮-(丨/又)+(王/匆)]。
○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并禅書)不可限量(出華嚴[宋-木+王]積大集等經)似是而非(出鐔津集)大學補闕(全是禅語畧峕変之)始言一理終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真實無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舛知覺所知覺(楞嚴經等)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皮-(丨/又)+(王/匆)]又非見聞思[雨/思]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原一心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笥着病[皮-(丨/又)+(王/匆)]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皆出禅書并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證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云云出周易附録纂註)晦菴註書惟毛詩一經乃是學力註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製作皆用佛法汎以佛經禅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扵群書晦菴如是所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不識晦菴是何心哉。
○晦菴早[彳*(前-刖+(之-、))]學扵延平李先生久之恨不發明及詢長者咸指之禅學已而遍謁禅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扵大慧禅師(出大恵年譜後)晦菴十八歲[彳*(前-刖+(之-、))]劉屏山涔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其篋惟有大慧禅師語錄一帙耳次年登科(出尤焴所作大恵語録序并拱辰集等書)晦菴致書扵開善謙禅師曰熹向蒙大慧禅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荅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美-王+田)-大+力]猛直前一刀兩段晦菴覽之有省(出資鑒拱[辰-二+口]集性理羣書)晦菴扵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刀+(美-(王/大)))-(足-口)+(之-、)]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兩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出未子大全集并道餘錄)晦菴有書啟國清禅師曰寒山子詩[刻-人+く]成日幸早見寄(字蹟見[前-刖+(隹/(丨*日))]本寒山詩後)晦菴寄山居僧詩曰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室空那許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禅(出事文類聚)陸文安公九淵每與晦菴爭論太極圖說盖知晦菴有禅學故謂晦菴有悟人譏之(出史畧等)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禅家去者何也晦菴荅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政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禅學佛經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禅宗視義學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

色生心(云云)禅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彰-章)+小]舘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朱子語錄并易觧歐陽玄雜記性理羣書)晦菴如是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亦不識晦菴是何心哉(言語煩者不[(冰-水+丨)*攵]鳴道集道餘錄剖過者亦不[(冰-水+丨)*攵]惟竹軒誦佛經之詩蔺逕亦[(冰-水+丨)*攵]於此)
右言晦菴自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自博於佛學又教人棄於佛學此二章微露晦菴心病也汝若浹洽貫通全體皆見始知周程張謝游楊晦菴荨著書立言凡於說道理[皮-(丨/又)+(王/匆)]寸寸節節皆是佛經禅語之意豈不見陳忠肅公謂性理之說東林授之濂溪其言遍於佛書也近有一箇半箇指禅語曰此一篇與宋儒言語相合這幾句亦與宋儒相合嗚呼曾不知宋儒言語盡是禅宗流将出去者也曰師之所言皆出吾儒之書非存私也非不公也且言世之排佛者可是學力之未博乎可是理學之未通乎可是學佛未至而反排乎可是紀昌之用心乎可是局於此量不舘化之而大通乎嗚呼尚亦不敢輕於常人安忍欲沽自己之幻名曲排三界大聖人度人之大法乎吾為之憂憂彼排者虧損陰德至於至也。
○曰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禅宗傳至晦菴不越其教不知晦菴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問也獲聆斯語已知其心矣曰濂溪窮究道學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禅師也夫三師者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濂溪取友亦必端矣況程子多游禅室多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菴立言汎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周程佛學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荨受學於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楊謝氏荨言出於佛老晦菴明知周程楊荨道學出於禅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設墻墹也。
○曰師謂讀佛書便識晦菴心病竊疑師欲羅籠人入佛之意不知然否曰若爾則私意也子以實問我以實荅佛法如大路凡欲於此路行者亦不拒之不欲於此路行者亦不邀之學佛者得佛法之饒益佛亦無喜背佛者不得佛法之饒益佛亦無慍[彳*(前-刖+(之-丶))]佛背佛在乎人之有善根無善根而已安可力致其然歟北[沉-几+(且/八)]有鯤化而為鵬聽其自化也豈人力舘俾其化焉人之[彳*(前-刖+(之-丶))]佛亦何益於我乎人之背佛亦何損於我乎。
○曰佛經中語有與老莊相似者晦菴謂佛經剽竊其說此意何如曰佛是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大道周圓萬德統備見人之所不見明人之所不明故有窮妙道之極談罄秘賾之玄奥豈藉老莊之言以為用乎而況慝朝三蔵法師多生西竺未嘗善吾中國之書惟觧中國之語是故到吾中國翻譯梵經而為中國之語而已翻譯梵經者如畜邦所用通事人也只将梵語轉作唐言孰敢變[乳-孚+(采-木+(扁-戶))]佛聖人所說之辭而壞其經旨乎佛生周昭王時老子生周定王時老子後於佛四百餘年矣且夫前

人竊後人之語耶後人竊前人之語耶顛倒荒唐惑諸後學道家除老關莊列之外諸經皆是後人採摭佛經之意造成而已晦菴欲蔽佛之光明千方百計反而抑之也人雖可瞞天不可欺也鬳齋先生曰佛出西方豈應於此剽竊晦菴抵之太過不公矣(出列子註)。

○曰除晦菴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曰自無主見不觧識其道之深淺惟憑晦菴之說[彳*(前-刖+(之-丶))]而排之是為隨人脚根轉也曰亦有不因晦菴之說自欲排者此復何如曰[((辟-辛)/言)*(亠/羊)]如世人惟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辟-辛)/王)*(亠/羊)]光華璀璨流輝奪目不識是寶疑之為恠尋握利劍猛力而拒之爭知此物觧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是功與德也亦猶瞽者不見日月之光欲令盡天下人皆瞽其目同說日月無光明也。

○曰師謂或者曲罪柳子辯之明矣爭柰亦罪王維乎曰王維陷於漁陽不得已而[皮-(丨/又)+(王/匆)]之落他網中不得不爾然後潛求良策脫身還國之計也曰王維何不就死胡為而存之曰此時玄宗蒙塵於蜀肅宗攝朝二主皆未遑寧[皮-(丨/又)+(王/匆)]王維安忍棄君而就死地乎顏淵告孔子曰子在囲何敢死此之謂也蘇[式-工+正]陷於匈奴雖持漢節亦受匈奴之制落他網中不得不爾此亦不忍棄君而就死地也王維蘇[式-工+正]易地則皆然惜乎後世不求其長而求其短故罪王維若以天理神明之鑑鑑之則不可罪王維也。

○曰師謂劉坦之苓惟識杜公之學未識李公之學然二公之學何以異焉曰韓子亦言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曾無優劣之分但子美長於作法見識蒼古太白長於神妙見識廓達兼有道味如龍之無形跡可見而觧裂山填水興雲布雨活法變化不同凡獸之被人捕縛者也後世仰之彌高莫觧近傍所以譏之選詩補註坦之去取之間極欠仔細唐詩未暇論之宋詩惟收晦菴之作宋人為用佛家性理故不類古詩所以元人非之當知唐詩可學宋詩難學元人不觧継宋反以非之亦氣運之變也然晦菴詩文專用佛家性理巴巴挈挈認着影響不知實[皮-(丨/又)+(王/匆)]如明教禅師之所謂似是而非也坦之獨取其詩不識坦之[彳*(前-刖+(之-丶))]何立意盖坦之不明道眼故不觧将宋人稱斤定兩逐箇識破由是區區蒲伏於晦菴脚根之下也嗚呼苟觧[彳*(前-刖+(之-丶))]佛法大海中[挨-天+夫]拶得透囲視晦菴自知之矣近世達之者未言成道元本中峯且言宋景濂亦觧黙而識之不露齒也。

○曰師謂晦菴欲掩濂溪之學得於禅宗故言周子之學得之於天師之[砣-匕+隹]論愚猶未達再乞明誨啟沃愚懷曰佛是三界大聖人尚[彳*(前-刖+(之-丶))]然燈佛授記作佛孔子為萬世師法亦問於老子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好古敏而求之者也玄[竺-二+(東-十)]禅師曰無師自悟者天然外道也古之聖人尚倚河圖洛書以成文籍觀天地察物理以定陰陽量日影筭盈[(皮-(丨/又)+(王/隹))*(前-刖+ㄅ)]以成[序-予+

(林/曰)]数未嘗得之於天也子夏荅魯哀公曰臣聞黃帝學乎太真堯學乎伊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式-工+正]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印-卩)*月)/壬]自開闢已来豈有得之於天者乎周子惟有淳厚之德於黃龍佛印[皮-(丨/又)+(王/匆)]得些子禅學於東林禅師[皮-(丨/又)+(王/匆)]得傳易學并說明太極圖之意旨由是為一代名公短中求長而已何以昧其根本而謂得之於天斯言大謬欺紿後學甚矣。

○曰師謂陰符經近老莊何以據焉曰其文高古其旨明道作者非黃帝則老關非老關則莊列餘人不能也邵子謂七國時書亦非也伊川謂非商末則周末斯言庶幾矣晦菴謂唐李筌所作何其昧夫古人亦無此作况唐人乎晦菴又言此書有強兵戰勝之術斯言益昧矣此書全說道理斷無兵機雖嘗有云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此言心法幾微一動一靜與天時流行之道冥一脗合無過與不及之謂也豈兵機之謂乎且兵法起於黃帝其書雖不及見大率不外乎大公[((印-卩)*月)/壬]之三畧六[韜-臼+(丨*日)]孫子[式-工+正]之十三篇也至於吳起司馬法尉繚子之兵法亦不外乎此孫龐樂毅起翦頗牧韓信霍生諸葛魏武謝安桓溫之用兵亦不外乎此唐太宗與李靖講明至矣得矣征伐之理興仁義去暴亂正國土以救民不得已而用之豈合宜之事乎故云戰德戰仁義未言戰兵也武經格戰之理觀天時察地利任之以勇智固之以仁信秉之以忠義正兵奇兵之變臨事換機擊其虛避其實以佚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無恃強以勇進無怯威以速退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活法變化機用無窮以陰符經較之猶天之與淵大不侔矣盖晦菴有博學之才兼得些子佛學後人不逮故服其言不能擇其善不善也。

○曰虛無寂滅之理晦菴曾用否曰用矣虛無寂滅之理者靜而無念也晦菴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詩傳序)又云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陰符經註)此即變用虛無寂滅之語惟變其語不變其理晦菴如是明擠暗用脉脉不断盖晦菴将虛無寂滅之理以為說性理之根本故也曰師言至矣吾儕不能自省覺爾。

○凡慢佛者鮮有不嬰折挫者焉或致名位不進或進而復墜設不墜亦貧困或中途夭閼或子孫乖蹇如是陰罹天譴也世人酣迷不能覺察耳盖受晦菴之所縛也晦菴亦償此感於趙宋光宗紹熙間累官州邑而已寧宗召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甫四十六日[遽-虍+雨]卒理宗追謚文公焉嗚呼以其文義欲欺三界大聖人度人出生死成道果生福德開智慧眾德統備之大法耶豈非深悖天理乎曰晦菴亦論性論道豈惟文義乎曰濂溪問性於東林[禪-(口*口)+(厶*厶)]師師曰性即理也東林以性之瑣末應酧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夫子之道哉此亦應酧而已濂溪以性即理之一言取足於心授之程子後来晦菴倚恃其說乃曰性即理者為千萬世說性之根基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晦菴註云命猶令也性即理也率循也如是亦兼訓字而已矣以即理之所言指之為性循此即理[指-匕+上]之為道晦菴以此所言釋副中庸之義也嗚呼安得子思子再生於世論此道哉。

○曰晦菴門弟子蔡仲默等不甚排佛何以師[彳*(土/(之-丶))]之不同耶曰自東漢南北朝而来諸子雖通佛學未克多以佛理著書作文惟以佛理脩心養道吟詠性情而已宋儒潜心佛學著書立言皆用佛理所以儒學至宋大變變為道學發明六經四書也晦菴宗於程子是故今日惟說周程所得之源不言諸子之所[彳*(前-刖+(之-丶))]也請觀戰國之下荀卿吕不韋司馬遷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班固等語不越六經孔孟老莊之意至於永平年間佛法入中國之後范曄曹植許玄度陶淵明王維李翺等語已入佛學矣故有評佛論歸去来辭結廬在人境中崴頗好道復性書等語至於楊億楊傑二蘇濂溪横渠二程及上蔡龜山東萊南軒晦菴等語渾用佛學故有寂默危坐做工夫尋樂[皮-(丨/又)+(王/匆)]識神靈性虚而靈寂而妙返本還源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無極而太極無極之真體用一源等語所以晦菴與門弟子皆未排佛晦菴盖為汎用佛意欲掩佛學之德全歸自己之功故立排佛之言栽於書中令人信伏後人披覽承虚接響排之而已排佛用此逢蒙之計者起於張子厚謝良佐楊中立張敬夫等廣之於晦菴也曰然則張子厚等排佛之語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屏山李學士鳴道集言之詳矣曰韓子排佛之語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當時大顛禅師言之詳矣曰石介說恆吾師何不辯明而正之曰如意[這-言+(前-刖+禺)]禅師荅石記言之詳矣至於[山/((上/天)*(予-(丁-一)+(之-丶)))]禅師甄正論嵩禅師輔教編非韓篇相國無盡張公護法論妙明成禅師折疑論靜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千瀨慶禅師顯正論[這-言+(前-刖+禺)]禅師辯偽録少師姚公道餘録諸公互加發明益詳矣先德未言者今日為子言之而已。

○曰中也雖不敏亦知佛法不可排也世之排者致令後學失其善心於天理何如哉曰佛法者生育天地之大本主宰萬化之靈機上窮空界下徹地輪莫非佛法之所統攝如是大道何思排乎[((辟-辛)/言)*(亠/羊)]如大海觧容百川之水亦容諸雜[穢-止+山]流若[穢-止+山]若清咸成一味有如是德故名為海佛法亦然毀譽不動以見佛法之大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之謂也觀其力排之意速去佛法掃土而盡爭知愈排愈盛愈抑愈揚如張一掌擬掩太陽[彳*(土/(之-丶))]奮身努力而不觧掩太陽少許之光明惟損自己之德耳又如仰面噀天自污其首逆風揚塵自坌其己然則何益矣當知排佛法者眾人也王天下者聖人也大道在聖人作興此天地一定之理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共/小]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盖言元后行道以身先之也歷代帝王祖述其道撫育萬邦其揆一也佛法大道之學教人為善也是以歷朝崇尚至我聖朝以皇極而致治以佛心而

致仁太祖皇帝加板的嗒和尚為國師太宗皇帝加大寶法王為上師仁宗皇帝加光法師為國師宣宗皇帝加慈恳和尚為法王今上皇帝加楊國師為上師聖量高明天然正性恢弘佛法利益世人佛法[首-自+句]無益於天下安得如是之感乎。

○曰師謂佛法利益世人不知有何利益曰叅禅悟道者得明心見性之益窮究經教者得明通玄旨之益依法脩行者得漸入菩提之益持戒念佛者得生淨土之益持戒禅定者得生天上之益皈依信受者得善根福慧之益善心敬佛者得善因福果之益依信佛法者不作諸惡得不煩刑法之益佛法行于世間得陰翊皇度之益此是體乎三教聖人之心與天地神明至公無私之意余以慈悲方便令汝知之慎勿亦效逢蒙紀昌之用心也自喪其德惟是一身之咎[首-自+句]或教壞世人倣而排之是則[招-刀+(美-(王/大))]因帶果罪不可逃矣曰罪福果報死生等事此皆佛書之語吾儒不信也曰豈特佛書有是語乎大禹[言*(前-刖+昊)]曰惠迪吉[彳*(前-刖+(之-、))]逆凶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子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豈非罪福果報乎繫辭曰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孔子又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豈非論死生之事乎子乃輕於聖人之訓重於後人之言謂無罪福果報死生等事壞其心術也不愧罪福則無德矣無德安敢進道大哉佛法眾德統備世人獲其善利不知報恩反生排謗甚於子之刃父也汝知之乎曰余改轍矣豈復蹈彼蹊乎復持此意諭諸朋輩令彼知非免罹害德之咎益感吾師之德其深興傳不可極其涯[涘-矢+夫]矣。

○曰師謂三教聖人各出隻手扶持大道以成天下之化權此切論也仰[日*(詹-言+(工/口))]聖上制法行事三宗並弘夫天下之人咸推此理即契天地聖人之心也曰子言善矣皇上明逾日月量同天地道齊堯舜德[這-言+(前-刖+禺)]商周協和萬邦平章百姓追囲上古四五千年之淳朴喚醒末學二三百載之沉迷車同[車*丸]書同文混一區宇儒崇仁老崇理咸契佛心上符列聖之鈞[言*(前-刖+昊)]廣被至仁之厚德仰願淳風政化永垂萬世無疆之大猷聖子神孫克紹一定不遷之洪業鈞陶萬化時歌有道之昇平共樂泰和日頌無為之至治永貽厥德克配天心者焉。

空谷集卷下

尚理編序

天地不言之聖人也聖人有言之天地也皇皇焉廓矣[寥-(彰-章)+小]矣若陽和之生萬物無意無踪無一物不被其澤而得藉其生焉是為聖人也三教聖人教人為善教人明道此無他共助國家之政化也老子之教至於莊列之後變為正一脩鍊等流正一未暇論之鍊術睽其真矣無本可歸惟事憍倨而至竊攻吾教也余不欲言人之不善柰何彼流無狀靡所不至析佛經造彼經析禪書造彼書反行謗佛實紀昌之徒也偽造文集曰有僧坐山二十年不得悟道仙人化為道士謂此僧曰汝空坐也[彳*(前-刖+(之-丶))]我道法是以此僧[彳*(前-刖+(之-丶))]其脩鍊如是謬造經書相繼不絕世人遭其熒惑可勝道哉余以納諸虛懷不與之較茲因[繆-(彰-章)+小]道士妄造神化圖以黃龍洞賨之語更換而說之虛架陋辭粧扶屈曲擅以[刻-人+く]板印行世之不識邪正者競以彼圖揭之於室矧相傳誦余不忍觀故著是編以諭之語雖不文理亦頗當故以尚理名其編云凡閔乎三教聖人教門之事皆置之而不言彼以鍊術欲擬吾宗之道是故惟言鍊術而已實為救其迷也夫鍊術者形氣之學屬乎數量成壞之法也似乎靈明者神識也神識也者精魂也精魂也者妄情也妄情也者生[死-匕+巳]之本也惟藉神識凝想之力[死-匕+巳]為中陰界中神靈而已有德者名地仙次德者神靈也又次德者鬼靈也中陰報盡皆入輪迴嗚呼蠛蠓擬類大鵬識者之所哂也余言尚理實不存私覽者勿存勝負之疑可也苟舛因是省悟覺今是而昨非如洞賨曰今朝一見黃龍後始覺[彳*(前-刖+(之-丶))]前枉用心是則不使徒然得此人身獲聞真正之道庶無負聖天子重熙累洽之化育也。
正統五年五月中澣中吳沙門空谷景隆序

尚理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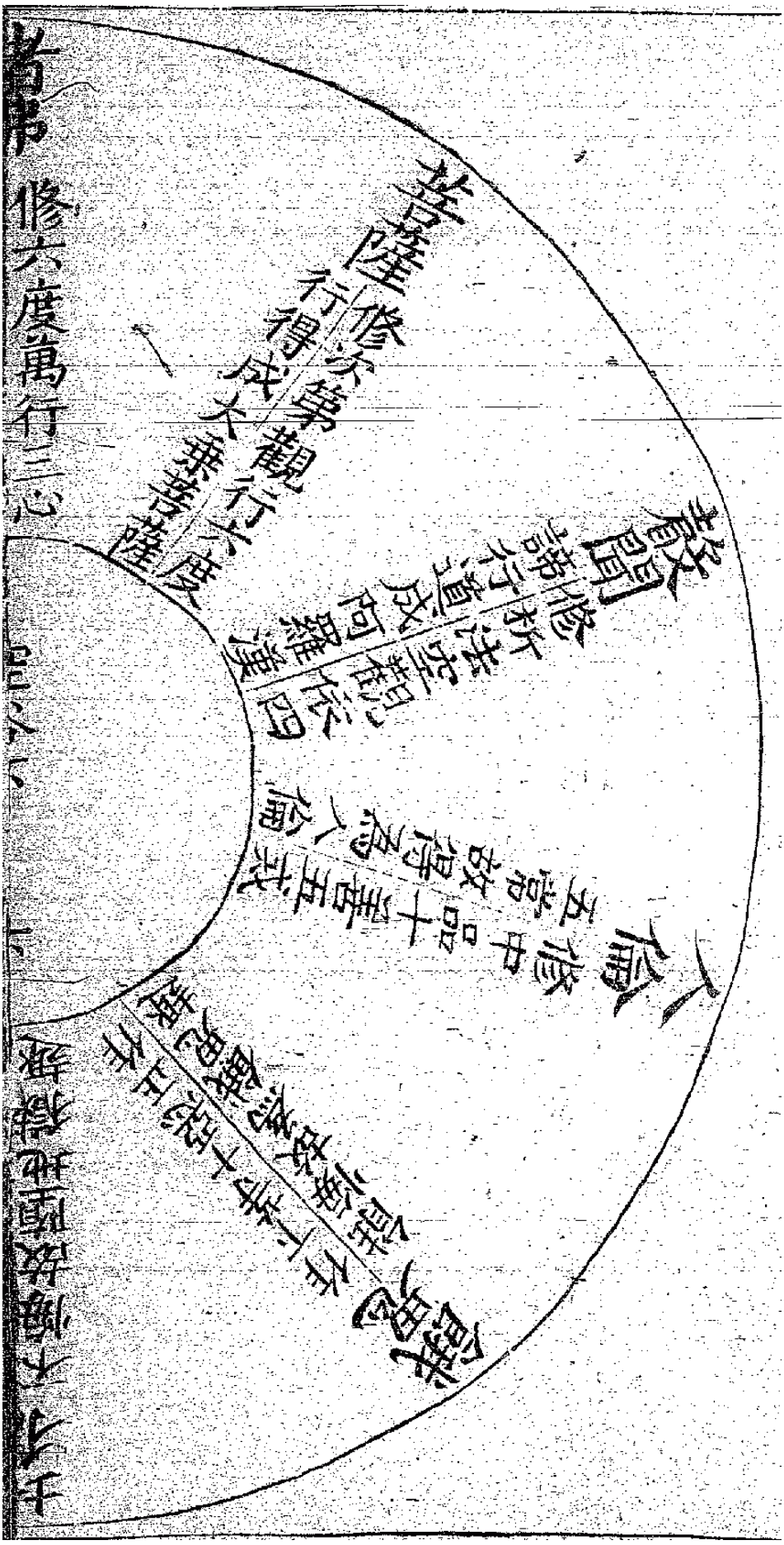
○汝南周先生名綱字宗正謂余曰吕洞賓叅黃龍禅師世傳為故事諸宗典籍具載詳明今年四月間[式-工+正]林城北新橋五聖廟道士繆尚誠擅繪黃龍洞賓講禮之圖撰集鄙辭立名神化圖以禅師之德[(冰-水+丨)*攵]為道者之功以道者之俚指為禅師之咎偽中生偽惑亂人心此之一端師曾見否曰見矣小兒戲[利-禾+(皮-(丨/又)+(王/匆))]之事也狂言鄙[阿-可+(匚@丙)]鑿空架虛彼流從来不務實德惟以誇誕為功晉之王浮偽造化胡經尅意謗佛歷朝禁革敕令燒毀私匿存留者[皮-

(丨/又)+(王/匆)]以重罪後魏寇謙之後周張賓唐之趙歸真宋之林靈素等皆恃幻術排謗佛法秣陵道士因見遠公和尚十囑文云不信但看冥司錄彼即乘機之便造冥司錄假設魏文帝問李丞相夜判陰司之事採摭佛經善惡因果等意造成一本號冥司錄其間謗說毘婆尸佛亦曾退位噫嘻不知聖賢之[階-白+日]級不知大道之淺深肆其臆說誑惑世人此則逢蒙亦所不忍為也狂妄之[彳*(前-刖+(之-丶))]偽言宋熙寧間[薛-辛+(亠/羊)]道光先曾為僧因效張平叔修鍊是以蓄髮[彳*(前-刖+(之-丶))]老有聰明者亦罹其惑而況餘人不亦信乎夫佛法者正法也張平[丶廾丶丶丶丶]者鍊術也捨此正法[彳*(前-刖+(之-丶))]彼鍊術者是為智乎是為愚乎當以理觀庶無迷謬復謂張平[丶廾丶丶丶丶]出神至楊州賞瓊花曾不知楊州瓊花隋煬帝時已成朽腐至熙寧間已歷四百餘年矣脫空敗露請知之乎繆公又言黃龍亦與洞賓出神至楊州賞瓊花黃龍洞賓皆生唐季瓊花已沒二百餘年矣矧出神者鬼神活計也鍊家珎之以為正事吾宗大禁不許出神無稽之語欺誑閭閻吕公謁黃龍時值龍陞堂龍曰眾中有竊法者吕曰雲水道者龍曰雲盡水乾時如何吕不觖荅龍曰汝但問来吾為汝荅吕曰雲盡水乾時如何龍曰黃龍出現吕忿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此意如何龍曰守屍鬼吕曰爭柰囊中有長生不死藥乎龍曰饒經八萬刦終是落空亡吕含慍而去至晚飛劍脅之劍不觖入卓立扵地吕抜劍不動遂拜求指歸龍厲聲曰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吕扵言下有省作偈禮謝而已[繆-(彰-章)+小]公前年刊洞賓像題云要扶他教将吾滅誰識黃龍老衲頭此語若謂洞賓自題然則洞賓死後不曾再生六百餘年未嘗有此一說何故今日突然有之而欲變亂六百餘年一定之理耶此語若謂繆公所題又是洞賓自題之意架虛自敗無地可逃矣嗚呼古人初無拘縛理長則就也孔子曰君子之扵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洞賓更其鍊術而歸正法理之所宜何必諱也佛之教法統攝三界之大道也根深[前-刖+((世-廿+廾)/(冗-几+巾))]固確乎不可抜三[式-工+正]滅之皆未[幾-人+勹]而愈盛何藉一鍊士而觖扶扵教乎何其不知量也去年又刊一板題云洞賓不曾見黃龍今年又刊此板題云神化圖屢加變[乳-孚+(采-木+(扁-戶))]何時息焉但誑下愚難惑上智禮曰其先祖無羙而稱之是誣也韓文公不肯為史盖思褒貶之咎損乎陰德故云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繆公又何等人乎不加三思卒然[彳*(前-刖+(之-丶))]空架空妄談先德自召其罪也。

〇曰黃龍洞賓地步何如曰黃龍者叅禅悟旨見性明心傳佛正宗埏陶大化出生死越三界之大道也洞賓者以陰陽為龍虎以津液為鉛汞以元氣為還丹鍊磨功力魂魄壽長而已余不肯言其所習之術善也未善也世間通理學者自觖知之。

〇曰師謂出生死越三界何為三界耶曰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六凡所居皆受輪迴生死言六凡者六道也諸天人倫脩羅餓鬼畜生地獄是

也。
〇曰何為出三界耶曰出三界者不受輪迴生死四種聖人也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是也四種聖人得意生身自利利他於三界內三界外無住無不住總而言之而曰十法界四聖六凡也曰十法界四聖六凡之狀乞師示之曰經教詳明姑示其畧。



修六度萬行三心
菩薩
修次第觀行六度
行得成大乘菩薩
發聞
修折法空觀依四
諦行道成阿羅漢
八倫
五常故得為八倫
修中品十善五戒

圓發得證法見佛
緣覺
因緣行道成緣覺
緣覺
無明滅十二品十二緣滅
無明滅故行滅
無明滅十品十二緣滅
無明滅故行滅無
無明滅十品十二緣滅
無明滅故行滅無
無明滅十品十二緣滅
無明滅故行滅無

○曰繆公等於十法界中何[皮-(丨/又)+(王/匆)]所居曰彼繆人等用心不同各循行業諸趣攝之有定力有德行無人我心天趣攝之亦習定亦脩德有勝負心脩羅攝之無定力德有虧惟習鍊術鬼趣攝之謗佛法者地獄攝之。
○曰老子之道何如哉曰大道也傳之關尹子已而列子莊子宗其教皆大道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即唐[皮-(丨/又)+(王/口/天)]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又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即子思子謂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關尹子曰善吾道者即一物之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即曾子致知在格物也列子曰用之弥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即孔子放之則弥六合捲之則退藏於密也莊子曰道惡乎往而不存即孔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耳又曰官天地府萬物即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即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於造詣妙道之幽玄出入死生之門戶實有精粗實有遠近不可埋沒老関莊列之德宋儒潛心禅學凡著書立言皆用禅理所以儒學變為道學此是天地間一等好事道家變為[仁-二+(脩-丨)]鍊不逮儒家之變也惜哉。
○曰佛與老子孰前孰後曰佛生西竺迦毘 衛國淨飯皇帝之太子也其生時中國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至穆王五十二年佛壽七十九而入滅度佛生四百二十二年後定王三年亳州瀨鄉韓虔生老子也簡王四年老子年二十三仕為守藏吏十三年遷柱下史敬王元年老子年八十四時當七雄分霸天下紛擾聞西竺佛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亂欲適西而[皮-(丨/又)+(王/匆)]之胡曾先生詠其詩曰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卻思天竺住便將徐甲過流沙(出詠史詩)出關未至流沙死於扶風之[槐-(白-日)]里即而葬之秦佚往弔三[(口/了)*(后-口+市)]而返(出莊子)太史公曰老子周衰時守藏室之史(出史記)三教歌括曰周昭甲寅第四帝如来降誕迦毘 衛穆王壬申五十二如来八十歸真際滅度一千八十年教流漢明永平世佛先四百二十二老子方生定王世佛先四百七十七孔子靈王時誕質為報勞生稚子知鼎分三足還歸一(出法數畧要)佛老前後乃如是也。
○曰老子與佛[階-白+日]級何如曰老子是世人中之聖人也佛是聖人中之大聖人也老子是大明一國之聖人也佛是三千大千世界天上天下三界大聖人也書經謂東暘谷南南交西昧谷北幽都禮記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家語謂東[蟠-釆+米]木南交趾西流沙北幽陵淮南子謂九州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而有八紘此但南[贍-言+(工/口)]部洲三千洲渚之中一洲渚之域而已世人不知如是廣大聞而[(改-己+(前-刖+句))/馬]異疑惑不信近而言之可以諭遠聖朝宣使入海自高麗日本毛人劉求旃城旃辣宣羅爪哇舊港滿辣干八利蘇門帶辣錫蘭歌支鬼離溜山祖發辣薩勃[倪-臼+(⊥*日)]板葛辣虎離麼斯金剛寶座天方囲

回如是等國皆尊佛法不聞老子之名近國如是遠至三千大千世界無量國土亦如是也三國之時尚書令會稽闞澤字德潤奏對曰孔老之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吳主善之加闞澤為太子太保(出舊吳書并宗炳明佛論編年通載等書)[前-刖+汜]曄論佛其畧曰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且好仁惡殺匡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詭無已雖鄒衍之辯莊周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出漢書西域傳)唐祕書監[皮-(丨/又)+(王/口/天)]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教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刀+(美-(王/大)))-(足-口)+(之-丶)]出生死此象外之談者也先代宏論弥多不復備引曰大明一國之外次於高麗日本劉求旃城交[跳-兆+(心-(白-日))]五國之外諸餘國土既不聞老子之教聞有孔子之教否曰今日未暇明日為子言之。

〇曰劉向集列仙傳沈汾續之師曾見否曰嘗於書肆粗揭視之即置之不復覽黃帝者古之聖人也亦以列之為仙廣成子者古之異人也亦以列之為仙凡有隱逸之士鬼恠之人不[(厂@((既-旡)-日+口))*頁]其正乎不正乎皆以列之為仙謂年三五百歲乃至千歲謂為長生嗟乎未始教人明夫自心之道惟尚詭恠為奇言語架虛不本其實致令末學向外馳求失於正性劉向賈誼相如比肩人也皆正人君子安肯為此虛矯荒唐之事乎必非劉向所作。

〇曰脩真書師曾見否曰亦於書肆大略視之鍾離洞賓論道惟取周易淺近之語而論天地日月取書經周天度數而論四時五行然於妙道渾無交涉及言水火龍虎金丹鉛汞等事皆是形氣精血之談[耳*(心-(白-日))]見之也倚草附木鬼[(魅-(白-日))-厶]之詞渾無妙理此是後學所造不是鍾吕之作洞賓始習鍊術後遇黃龍指明心法亦為真仙矣豈復有此鄙陋之詞耶玷辱鍾吕之名者過在後學歟亦有比比造書者千異百恠驚[駭-人+く]聾俗枝[蔓-又+万]滋多皆此類也不復備引矣吾宗盤山禅師語錄全帙竊在脩真書裏呵呵。

〇曰繆人等謂鍊形為長生此理何如曰彼等執迷於此妄圖血肉之身以致長生不死內以[歛-(人*人)+(烈-列)]精養氣外以吸露飡霞執假迷真不免赴死但其魂魄壽長而已不明大道故不得證於道果不脩戒德禅定之功故不得昇於天上不作十惡五逆之罪故不下滯於冥府是等不離中陰界中或遊蓬萊三島或居五岳名山悠悠無歸一神靈耳生無忠孝五常之德亦無陰隲以資父母祖宗是為偷生之罪人也此神靈之壽各隨功力所感脩與短也壽終而入輪迴生死況用泥水之術而行猥媟之事者採他人之元氣資自己之幻身殺他養己欺人欺天死入無間地獄刼數盡時得出頭来依舊償他[宿-百+日]債此之一術並無長趣用泥水者喪身服丹砂者狂亂瘖痙而死殆不忍聞家破人亡不可勝計自昔已来誤[賺-(赤-土)+(烈-列)]多少人了也嗚呼凡属有生决定有滅天地尚属形氣

數盡亦有壞時豈有血肉之身而致長生不死[首-自+句]有此理老子亦不死耶魏書曰秦皇漢[式-工+正]為學長生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也(出魏書佛老志)子野曾先生曰[式-工+正]帝末年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出丈畧等)。

○曰師謂神靈何名神靈也曰有福德者名神靈亦名地仙無福德者名鬼魂亦名鬼趣一身而異名隨其福力所轉也曰師謂繆人荂死為神靈何以知之曰大道全體作用不涉神識讒涉神識即落鬼神陰界夫神識者生為念[雨/思]死為精魂繆人荂注心以養其腎運氣以養其神全是神識不離陰界況以出神為正事妄計陰神為劣陽神為優爭知陽神亦劣也只分功力大小而已有何異焉此則未待幻身地水火風四大分散先為鬼神矣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洪[式-工+正]閒姑蘇萬峯和尚入僧堂巡視眾僧坐禅指文蔵主云此僧出神去矣少頃萬峯召文誡曰圓頂方袍叅禅學道何以出神作此鬼神活計[首-自+句]非改正吾即擯出老僧門下不着閑神野鬼文乃懺悔改過自新永樂間萬峯弟子義首座向我說也已而復會統蔵主於虎丘亦言此事統[嘗-匕+一]與文同[皮-(丨/又)+(王/匆)]坐夏文謂統曰我之出神不分遠近皆舘往来亦舘談論亦舘取物惟不舘到天邊運行只在低[皮-(丨/又)+(王/匆)]行去我亦自知不足取也[首-自+句]不得萬峯老和尚痛心克責然亦躭溺於其中矣統詰文之心法所蘊文實供說元来渾無見識惟舘靜坐而已嗟乎佛祖訶斥出神鬼家活計非謬矣。

○曰何為長生也曰長生者明其性也成其道也實德以資之禅誦以輔之實德禅誦亦無繫着吾佛聖人曰言無言言行無行行也幻身雖滅靈性不遷道果已成逾天地之悠久是謂長生也。

○曰然則道家之學不可學也曰是何言歟老關莊列無修煉皆大道也究明其理妙契於心行其自然進之不已是則可以為真仙可以躋妙道惟今棄於後世所變繆人之術也凡看四子須用性理會其言語不然則又打入繆人隊裏曰繆人所變之術如水之就下莫之舘返何以致然曰不務實德所以無本天理如是不違其根也曰何以證據曰用佛語復謗佛其無德又如此之甚也妄認形氣識神指為靈性爭知正是生死之根乎長沙岑禅師偈曰一荂脩行不識真只為無端認識神無量刼来生死本[病-丙+((上/天)*((予-(丁-一))/(之-丶)))]兒喚作本来人繆人荂認此識神以為靈性所以愛於出神也有此妄計擅造經書以為舘事部帙滋多傳之末學爭知愈傳愈失訛又生訛全是妄談渾無至理流之不返病在是矣其造經書無筭之多雖用佛經禅學之語爭柰不識佛經深旨不識禅機下落只舘竊語不舘竊道不免以精氣神為內丹煉[爐-虍+雨]火為外丹立名性命兼脩圖形鬼恠瞞人自瞞相牽沉滯也亦有稍負聰俊者[這-言+(皮-(丨/又)+(王/匆))]造經書益其偽也昔唐蔺州德山鑑禅師始習教部

義學出群此時推其為義虎自謂精通佛法眼空四海不信禅宗有教外別傳之道欲到南方破除禅宗遂以所造金[利-禾+(冗-几+(前-刖+山))]經疏鈔檐負出蜀行至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指其檐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山云金[利-禾+(冗-几+(前-刖+山))]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荅得施與點心若荅不得且別[皮-(丨/又)+(王/匆)]去山云汝但問来婆云金[利-禾+(冂/(工/山))]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審-采+米]和尚點那箇心山不觧荅遂至龍潭信禅師[皮-(丨/又)+(王/匆)]良久無人迎迓山云久慕龍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扵屏風裏荅云子親到龍潭山亦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云夜深何不下去山乃珎重便出[這-言+(皮-(丨/又)+(王/匆))]囲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扵此時大悟便禮拜自知平日所知総是心思意觧識情而已朙日将此一檐疏鈔縱火焚之自秉烜其畧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扵太虛竭世樞[機-(戈@人)+(弋@勹)]似一滴投扵巨海嗚呼不得妙悟者雖造經書五千餘卷只是識情計度如取螢火欲燒須弥終不觧着繆人所造經書欲望徳山疏鈔又何啻霄漢之隔復何言栽。

〇宋相國張商英號無盡居士嘗親東林総禅師自謂有所得一夕宿兜率寺與住持悅禅師夜話次率云相公扵佛祖言教一一朙得否公曰惟徳山托鉢香嚴獨脚頌還有疑[皮-(丨/又)+(王/匆)]率云扵此有疑則未曾悟道公所知者盡是心思意觧且請安歇去公扵室中坐臥不安偶觸枕子墮地擊[(士/(眉-目+耳))*(色-巴+文)]悚然有省亟趁方丈扣門率云是誰公云商英也率云作麼生公云[打-丁+(口/(之-丶))]得賊也率云賍在甚麼[皮-(丨/又)+(王/匆)]公亦不觧荅率云且去朙日相見公歸室中又得一箇省[皮-(丨/又)+(王/匆)]朙日率云昨日公案頌来我看公乃頌云鼓寂鐘停托鉢囲巖頭一箚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来率云始知老僧不辜負汝也公云若不遇吾師[幾-人+勹]乎誤[賺-(赤-土)+(烈-列)]平生矣感恩無盡也嗚呼真參實悟方始到家惡可凡情妄為而言也。

〇曰坐脫立亡者此理何如曰有實到者有似到者叅禅悟道平生脩持得證道果臨終坐脫立亡此為實到者也不曾悟道惟有靜定之功臨終亦觧坐脫立亡此為似到者也先懶雲和尚曰禅乏猶雨也智慧猶日也常雨而無日則爛壞萬物常日而無雨則焦壞萬物雨日迭施始克成就萬物也斯言切當矣有乏無慧者如有地而無苗偏扵下也有慧無定者如有苗而無地偏扵上也乏慧苧持者可以造道如地有苗可以成其物也故云禅乏智慧如車二輪闕一不可禅乏智慧隣扵悟道之漸也縛扵此者又難悟也我荅安雪心語稍亦論之矣昔唐有僧常着紙衣故名紙衣道者一日見曹山章禅師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僧云一裘讒掛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用僧乃立化而去山云只觧恁麼去不觧恁麼来僧乃復甦却問云

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僧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得借僧於言下大悟再拜曰今日始是悟道也遂歸單位坐脫而去此是先似到然後實到者也石霜諸禅師遷化後虔侍者謂師兄泰首座未會先師意泰即坐脫而去虔云坐脫立亡則不無要會先師意則未在汝舘恁麼去還舘恁麼来亦未許你在泰亦竟不舘囲長往而已此是似到而不到者也凡舘不起妄念無所執着心常寂靜臨終便舘坐脫立亡當知平日實得悟道始為大要或不悟道雖舘坐脫立亡只在識神陰界不出輪廻生死未為善也僧習正法尚爾之難况鍊術者又何如哉。
○曰繆人偽造之篇如此惡口吾師之論何以澹然不甚嚴厲曰繆人若果是箇人物所造之篇若果有力我即亦動干戈與之大戰夫繆人者莽漢耳所造之篇鄙於田歌牧唱但惑愚人而已稍知理者不肯視之視則污其耳目我故不動干戈畧言大體之理自有達者開諭群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之謂也我若嚴厲詳備說之則不隱其優劣此非扶護三教之心矣故不為也余亦學仁義者安肯與莽漢同其行事耶曰繆人之術[土/羊]已知之道家立教等事悉願聞之曰道家之事我以三教聖人教門之故皆以捲而懷之未嘗言也茲因繆人平地興波誣言惑眾以彼不仁起我分別故荅汝問畧言繆人之術也然亦不為私其怨也亦欲救其知於彼術之不善棄之而學乎老関莊列之道也凡其建立教門造經行法正一等事各宗其宗也彼宗人等既不排謗吾宗我亦不論之矣。
○曰謗佛法者其有罪乎其無罪乎曰萬般罪過惟謗佛法者最為極重夫佛法者超度三界萬靈之大法也粉骨砕身尚不舘報佛恩之萬一况欲謗乎曰其罪報之[狀-爿+屮]乞師言之曰言則人所驚怖不可言也曰綱也[首-自+句]不請問何由知之惜乎佛法来遲老子素王不相會遇是故佛法不得老子素王發揮其道指諭後學也是以後學不識佛聖人超三界之大道[車*耳*く]恣其凡情互加排謗自罹其咎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曰吾師如是直言或有相忌者曲設巧計排陷吾師其禍忽至将如之何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昔者舜誅四凶天下服其公漢誅韓信天下哀其忠剄伍員於屬鏤擊晋鄙於魏甸放屈原於汨羅殺祢衡於楚國殺周顗於新亭殺岳飛於浙右周公[辟-辛+(亠/羊)]於東都東坡繫於囹圄吾佛世尊受毒於竺國達磨大師受毒於洛中[獅-(白-日)]子尊者受戮於西竺肇法師受戮於秦中道法師貶於道州杲禅師貶於衡梅二地其公與私自有定論天下評之孰舘遏也千載之後其褒愈重其責愈嚴人心天理也肇法師臨刑說偈曰四大元非有五蘊本来空将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備禅師曰肇法師平生寐語臨死亦寐語余謂肇法師臨危不悚可謂丈夫備禅師痛箚一錐勇於義也道法師及乎歸来不以去来之跡而介於懷杲禅師歸来亦不以去来之跡而介於懷秉乎正直無愧於心也文中子曰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洪範曰平康正直此之謂也矧吾惟說晦菴繆人之不當不傷聖人之教法凡

關乎三教教門之事雖大弊亦納而藏之非訐露也但使三教聖人之道明之於世令人克進此道是吾仁義也吾何計於勝負乎任其私意較之吾無私也。

〇古之聖[摅-虎+(百-日+口)]天縱其神是故道德明敏與天地相符而無違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凡發之於語言行之於事業垂於萬世而為師法後世學者或不以古聖人之教準而師之必陷於偏岐愈[起-巳+(色-巴+((巨-匚)@十))]愈下莫之能返也欲師其教必先明其道以為中正之大本已而習之進之皆不失其正近之以立身行道孝弟忠信遠之以致君澤民恢弘政化皆不悖於天地聖人之心矣佛老之[彳*(土/(之-丶))]各求先聖之道至于達其大本脩身弘道共助國家無為之化斯為理之固然也三教聖人鮮不以道為教以善為勸分門而為三歸善而為一以跡而泥之者是不知其道也不知其道烏可妄意排之既力排之必欲滅其教也力排而不滅必係其道正大而不可扳也夫著書者發明聖人之道而垂惠後學也胡為不然反藉其公而伸其私聖謂非聖道謂非道惟馳騁文章張其幻名而已豈不悖於天地乎豈不誤於後學乎漢牟子曰訕聖賢者不仁評不中者不智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闇之儔也論何容易乎袁宏漢紀其畧曰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嗚呼自有佛法已来盡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亦知佛法不特教人為善省其刑獄而能教人明佛性度生死之大法也豈非目擊耳聞某[皮-(丨/又)+(王/匆)]某人叅禅坐化別眾而去某[皮-(丨/又)+(王/匆)]某人念佛坐化別眾而去凡如是者若緇若素若男若女數數有之迭繼不斷大哉佛法大利於天下至於生死之際又如是之效驗也惜乎後人任其己意曲排佛法沮人之善心無以資陰德豈小事耶吾不忍其生民罹此疑惑之咎故為著明而已豈他言哉言也者以天之心正彼之心以天之理正彼之理豈循於私乎且夫孔老之教不為排佛而後為益不為不排而後為損其[彳*(土/(之-丶))]周濂溪陳希夷傾心於佛天下亦行其道何待排佛而後行其名也吾佛之道雖排之亦無損然亦不忍坐視其非而袖手緘言也余無學不善文固不足以言之[車*耳*く]以手面之間者據實言之也餘俟道充才備之士發而弘之若揭日月暴白於天下使不埋沒吾佛世尊度人之大法庶合天地之心矣世人遭此迷惑陷於不義不聞佛聖人之至道逮有慢佛之過愆吾深切於此故為是言也應有明心達理公而無私者證於吾之言也。

天隱文集

書朱元晦與蔡季通手帖後

右晦翁與蔡元定論考亭地形晦翁居考亭道益光故末年信地理尤甚其葬也執紼者六日而後至壙古之墓者授地於有司其兆域有常日月有時卜 其安否則有之矣至於擇形穴之好以市利於死者則余未之聞也聖人仰觀俯察求利天下後世雖曰星[辰-二+口]之高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之故以告人使地理之術果信則其以教不在佃漁種穫之後矣仁人君子福身而祚後宜有其道豈可覬諸土中之腐骨耶余又聞翁在南康嘗至歸宗寺謂金輪峯有王氣苟為山陵必益國祀嘗與趙忠定言之忠定不[暇-(己-(乳-孚))+几][彳*(前-刖+(之-丶))]而止嗚呼翁[彳*木*(乞-乙+(丁-一))]忠矣然余謂古伊旦臯夔壽其國者其術疑不如是遂使世之去孝以求利者留其親之骨十餘年不入於土既窆復發三徙而猶不安其厝則余於翁不無恨焉

晦菴著書立言誠謂高明光大而為天下師嘗排吾佛世尊為異端晦菴老年好風水尤甚且風水亦技藝之異端尔何執佛為異也耶使後世學者致疑於此且先生未必無疑哉余讀天隱之書而惜乎空谷未見其言也余姑[(冰-水+丨)*夕]之於後俟将来者辯之矣。

大明弘治歲在丁巳孟春後一日嗣祖沙門雨華寂菴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